

西綫的血戰

第一輯



西線的血戰

范長江等著

抗戰報告文學選輯之二

抗戰報告文學之二
西線的血戰

每冊實價二角五分

乙項：第 63 號

出版物：第 0158 號

1937, 10, 10初版

1— 3000

· 州廣 · 口漢 · 海上

售經司公誌雜海上

號二十六路通交 口漢

號四二三路州福 海上

號九三二路北民漢 州廣

西線的血戰 目次

日軍急攻察綏·····	一
西線戰場·····	七
南口迂迴線上·····	一五
血戰居庸關·····	二九
張家口失守之前·····	四〇
懷來回想·····	四六
商都重光·····	五三
察哈爾之陷落·····	六七
今日的綏東·····	七九
退守雁門關·····	八五

從娘子關到雁門關.....	一〇〇
察南退出記.....	一〇九

日軍急攻察綏

一

自從平津淪陷以後，日本軍部就以所謂名將的板垣四郎指揮三師團以上的兵力猛攻南口和察綏邊境的張家口，對於平漢，津浦，兩方面却都暫取守勢而並不積極作南下的企圖。同時，淞滬的戰幕也於最近揭開了，雖然人們認為淞滬之戰攸關兩國的聲譽——因為在國際注視之下的原故——但一般軍事家和有識者都認為戰爭的重要性北勝於南。據他們的觀察，日本之所以在淞滬挑戰，完全是爲了牽制中國主力軍隊的北上增援。

至於日本之攻察綏，我們可以在日本田中內閣的滿蒙積極政策中找出一個線索，田中奏摺所擬侵略中國的步驟是：

「先佔據所謂生命線的中國東四省，進而囊括華北冀察綏晉魯五省，然後南下侵略南中各地以完成日本的大陸政策。」

東四省既早被日本強力攘奪而去，平津又復於月前淪於敵手，它自然要進攻察綏以繼續完成它國策未完的部份。不過，以上祇是說日本侵略中國的計畫，並不是急於進攻察綏的原因。我以為日本之急攻察綏，確具有十分嚴重的意義的。我們對於這個問題更不能不有充分的認識和詳細的解答。

二

我們要了解這個問題必須先明白察哈爾的形勢：它的北部鄰省是蒙古，蒙古與蘇聯的邊境接壤。在那裏，只有汽車公路可從察哈爾的萬全經越蒙古而達蘇聯邊境的恰克圖，與西伯利亞的鐵路距離很近。

蘇日的關係，讀者當然是熟知的。由於它們國家政治社會體制根本的不同，更因了蘇聯的軍備充實的驚人，不但國防堅固，而且還有着可以攻到敵人的國境內殲滅敵人

的力量，所以日本帝國主義認爲它們是勢不兩立的。它覺得這個國家一天不消滅，日本帝國主義本身的存在就會感到威脅。可是，它自揣本身的力量又不足與人家一拚，於是不能不焦急的先拚命向中國進攻，以期完成大陸政策的迷夢，好來專心致志對付蘇聯。日本對中國既懷着侵吞的野心，本來就怕中蘇真個攜手走上同一的陣線，所以準備一旦戰事發生便先進佔察綏，以遮斷中蘇的聯絡。如果如願以償，不特前述目的可以達到，而且向華南侵略也可免却後顧之憂了。

三

第二個原因則是東北義勇軍的關係。東北的義勇軍大多數是東四省的民衆，其中也有不少朝鮮人參加，在熱境的義勇軍更有一部份蒙古人。它們都是掙扎於日本帝國主義的淫威壓制之下。熟睹着日本在東北經濟、政治、文化、軍事侵略的種種事實，民族意識隨着一天一天的加深，反日情緒也一天一天隨着強化，便都本能的揭竿而起，造成所謂民衆義勇軍。

據金酉泉先生在東北雜誌上調查東北義勇軍在民國二十三年的實力分佈狀況：

遼寧省方面

二萬三千人

吉林省方面

五萬九千人

黑龍江省方面

四千人

熱河省方面

一萬四千人

興安區（偽興安省）方面

二千人

但據最近從關外來的人說，（此君對於東北義勇軍內容知悉特詳）近年來東北義勇軍已經覺悟以往像散沙般的非策，故已相互取得聯絡，重新編制，一共成立了八軍，人數也增加到三十餘萬，而且軍火，給養等等都有了相當的來源。不過因了日軍嚴厲的搜索，不能在鄉村裏立足，都分散在各省深邃的山林中，實力確是不容或侮。

它們一貫的利用着游擊戰術，在日軍不注意的時候，或兵力單薄的地方，就出來活動，不是攻城略地，就是破壞交通，使得日軍防不勝防，引為心腹之患。平素生怕它們從熱

河方面與外間取得相當聯絡，目前中日全面發動更怕它們居間響應擾亂後方。是以急於進攻察綏方面，預備將察省和熱省的出入口佔據，使它們無法向外活動。

四

察綏和北平的形勢，北平正好像嬰兒般的臥在母親（察綏）的手臂裏，中國軍隊若於津浦平漢兩線一齊向平津反攻，一方面再由察綏出兵夾擊於後，平津斷難扼守，這在軍事上於日方是絕對不利的。日本對於這層當然早經熟慮，即使沒有其他原故爲了解除形勢上的脅迫，也非先向察綏進攻不可，何況更有上述兩層重要原因呢！

總括而言，日本之急攻察綏，不外乎上述三個原因，於茲可見察綏地位之重要。再說察綏又是陝晉各省的屏障，一旦不保，非僅陝晉各省有唇亡齒寒之懼，即使將來爲收復東北設想也更多添一層麻煩。

近日報紙已登載着南口等處不利的消息，目前退却的軍隊，聽說已從事補充整理，準備反攻，那末我們政府就應該趕快調派大軍前往增援，尅日反攻，並轉而向察北來收

復各地進攻，同時平漢津浦兩線也應積極反攻，使敵人四面受敵，則必不敢正觀察綏。（九月一日）

——沈伯樂——

「按」本文發表于國聞特刊第七期裏，當本書付印時，南口已不幸為敵軍攻入張家口，遮斷後路而不得不放棄。且事實上敵人長驅而入，大同豐鎮都告失守了。這樣快的陷落，是否「一戰之罪也？」本書之編印，即所以要後方的民衆們明白這究竟怎麼一會事？我們忠勇的戰士不是不能夠戰勝敵人的，祇要沒有「進漢奸」式的長官，未戰先退，將重要的陣地整塊的向敵人送禮才好。

西線戰場

車出雁門關，心境完全不同了！

天空是瀰漫的戰雲，眼前是古代的戰地。

展目北方，平綏沿線，察哈爾，晉北和綏東，整個是我們今天的戰場，我們今天已不是消極如何如楊六郎式的用假糧台駭走敵人，而是用招動的攻擊態度，決定我們作戰的方針。

◎ 百靈廟戰事時代，我們的目的，趕敵人出綏遠，就算完事，這回作戰的目的，是在全國整個計劃之下，要趕敵人出中國。東北四省察北平津冀東，都是我們的領土，我們當然要進入我們自己地域內，解救我們的同胞。我們整個作戰精神，不想攻東京，佔三島，而只是求收復我們自己的東西，所以始終未出自衛範圍。

七月二十八日北平突然放棄，接著無故放棄蘆溝橋，平漢和平綏連絡，完全斷絕，通州起義的保安隊，困苦艱難的轉戰到北平西北坡角的西直門邊，希望與城內取得聯絡，但見城門緊閉，鴉鵲無聲。後來城樓上警察告訴他們，北平已無人守衛了。

北平失陷之後，南口一地不但關係西北沿鐵路諸省，而且為整個戰爭戰略上最重要的機動地帶，國軍迅速前進，接防南口，趕作工事，然而我們布置未週，日軍的猛烈攻擊來了。他們憑藉平綏路作後方交通，大砲戰車運用自如，我們前線的工事破壞了，官兵傷亡大半了，他們的砲同時轟擊後方，使增援的部隊無法前進，然後以戰車掩護步隊衝鋒。日方之意，滿以為如此優勢的軍火壓迫下，一定可以勝利，最多三天可以攻下南口，誰知砲火儘管利害，中國軍人却早已定下決心，非讓官兵死盡，你休想順利前進。因此每天二千發的重砲彈，爆炸得南口山脉地覆天翻，而南口我軍陣地，仍無絲毫變化。中國兵仍然雄據着南口山頭。

南口抗戰的同時，收復察北的軍事，亦已發動，我軍首先進攻商都。這是一座有防禦

工程的城堡，我們沒有重兵器，不能破壞敵人工事，只有憑戰士們的軀體，飛牆越壘，肉搏衝鋒，激戰一日之後，商都城外蒙古草地上雖然密佈着我英勇將士血染的尸身，而商都城上已插上我光榮的國旗。

繼商都勝利之後，威脅着綏東晉北的南壕壩收復了，尙義縣（大清溝）收復了，我們的騎兵更從草地繞道攻下察境蒙古根據地之德化（又名化德，即嘉卜寺）日方爲我們存放的汽油和子彈，足可以支持相當時間的消耗。

自此以後，綏東綏北晉北的危機稍減，我的戰場，已進至察北，這是中國對日攻勢戰法的起點，這是收復失地的開場。

不能不引爲遺恨的，是察軍對張北之遲遲其行動。張北爲察北西部重鎮，與多倫東西並峙，張北一下，則察北即去其半，而張家口後方顧慮，可謂完全解除。

如以西線近情而言，我方所當戰爭局面，已非等閒，西線軍事交通中心，則爲張家口，故張家口在常情上，應爲抗日情緒最高抗日工作最緊，防禦工程最固，反間諜反漢奸最

澈底之地，而事實上恰得其反，以言防禦工程，則根本未作打算，以言民衆組織，則自古未之嘗聞。日本特務機關雖從容而去，而其諜報組織，遍留於張家口，祕密無線電台在好幾處以上，於是我方軍事行動要員行蹤，日軍無不瞭如指掌，飛機投彈，皆有所謂而來，雖其投彈技術甚差，而他能詳知我方實況，施行威脅，要不能不令人憤慨。民間對無線電通信有研究之人士，常自動向官廳報告日本祕密無線電所在方位，請其搜查，而所得的反響，往往令人不勝其悲哀，蓋或則派一二無知警士虛應故事，或則根本不理也。

吾人堅信中國人今日對日不會有二心，故對國家之忠誠，應無疑議，然而吾人不否認若干同胞觀念之錯誤，以爲對日態度不走極端，可以緩和，以爲勢力保全，可以在中國立足，保富貴於永遠。吾人不能不大聲急呼，此次戰爭，爲中國生死存亡關頭，爲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興滅關鍵之所在，此中絕無妥協苟安之可能，國亡之後，任何人皆無存在之餘地。尤以中國軍人應當痛切反省。陳長捷師長在奉命出發，担任南口西山大迂迴作戰任務之前，對官兵講話，說得老實而真切，他說：「我們中國軍人過去作戰都

是罪孽，這次能奉命對外戰爭，正是我們對國民贖罪的機會，如果能有相當勝利，那是我們贖罪的表现，如果再不爲國家賣力，那就不能算人了！

南口方面，我們眞眞實實的和日軍作戰，犧牲也屬有價值，而察北戰爭，從商都攻戰以及張北圍攻，和我們拚命的，還是被日軍愚弄的可憐弟兄民族——蒙古民族，爲什麼我們的小弟弟被人愚弄，我們從綏遠戰爭以後，還不把他叫回來，讓他老和我們戰爭，我們死了無數的武裝同胞和蒙古人拚命，這又何苦呢？如果我們不能用政治方法招回蒙古民族，則從察北到熱河，以至到東三省，尙有三四十萬的蒙古壯丁可以繼續和我們拚命，日軍落得在後面看我們互相消滅民族力量。如果我們有方法令蒙古民族反戈以向日本，日軍的戰場立刻動搖到東北，而必然的會感到突然增加了極大的政治力量。察北勝利之後，民族政治工作，應該與軍事至少並重前進，無論從政治觀察講，或從軍事上看去，現在是有招回蒙古民族的切要，而且是最好的時候了。

這次戰爭，在我們方面是「全民族的戰爭」，並不是中國軍隊和日本軍隊單獨戰

爭，日本軍閥強迫日本國民對中國作侵略的不道德行爲，在日本國民和日本士兵心理中，本無作戰的必要，而我們則因日本軍閥的侵略，弄到生死存亡的關頭，如果日軍侵略成功，我們全民族都會作奴隸，如果我們抗戰勝利，我們自然會獲得整個的自由。但是日本的軍事技術和物資準備遠過中國，我們單憑現存的軍事力量，和日本軍隊作戰，我們一定失敗的。我們必須發動全民族各方面的力量，要使每一個中國人都是日本軍隊的敵人，要使全民族所有的力量，都是抗日的力量，因此組織民衆的工作，刻不容緩，山西綏遠民衆組織情形，尙大體不差，而察哈爾河北兩省狀況，真有幾分可慮！冀察兩省民衆，與全國民衆同具愛國之熱忱，尤以身處國防第一線。刺激尤深，反抗情緒尤烈，但在玄妙的政治統治下面，不但不敢有愛國行動，而且不敢有愛國言論，平日玄妙當局，謂有把握，大家尙勉強放心，至平津已失，北國垂亡之今日，民衆已實際生活於抗日戰爭之中，猶不令民衆有何組織，誠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張家口已累遭敵機轟炸，則我們中國人應該已經死心，記者目覩高級機關衛兵尙手捧補珍「孟子」喃喃誦讀，似謂：「孟子見梁惠王

……」可以當高射砲駭走日本飛機乎！

中國今天的口號，應該是「抗日」高於一切，「戰爭」高於一切，「勝利」高於一切，此外都是次要的問題，我們國民應當用力量用正義來糾正不合乎上述原則之現象，任何人任何團體，如果有違反國家利益之行爲，任何人皆可起而攻之，士兵可以反長官，人民可以擊官府，否則內部團結不結，思想不齊，行動不一，對於戰爭將遺重大之危險。

全面戰爭剛開始不久，亦正我國民抗敵情緒初得奔放之時，我們爲前途的最後勝利着想，我們不但有堅強熱烈的抗敵感情，我們尤要有進一步的理智打算。我們對面作戰的是日本軍隊，然而已知存心侵略中國的，却非一般日本士兵，更不是日本一般國民。我們反侵略，但是我們不反對日本國家與民族的和平存在，我們不願意自己亡國。同時亦無亡人國之意圖。爲表示我們的誠意，我們此後要訂下優待俘虜的辦法，不但要消極的照國際條例辦理，而且要積極的訂立特別辦法。對於日軍俘虜我們要比自己軍隊好幾倍的待遇，給他們講述日本軍閥無故壓迫我們和我們不得不戰爭的情形，表明我們

對於日本國家和民族以及日本國民，絕無輕侮侵犯之心，我們戰爭的目的只反對日本軍閥，我們只求恢復我們正當的權利，我們盼望將來中日兩大民族共同攜手，以創造東方的文明。對於日軍俘虜，應當引他們至中國內地旅行，到處令國民歡迎和歡送他們，然後送他們回國，請他們轉達我們國民的意思。

不少的民衆，常焦慮到中日戰爭將來的成敗問題，其實這個問題的答案很簡單：我們戰爭是生路，不戰是死路，而日本士兵方面是戰爭是死路，不戰是生路，這個根本戰爭心理，已決定我們彼此的將來了。（二十六年八月二十日於察南懷來）

南口迂迴線上

一 日軍迂迴進攻

自西北軍退守南口之役，南口形勢的險要，遂傳播於遐邇，中外的軍事家莫不以另眼看待。可是日軍自大，這回要故作嘗試。八月九日的一天，趁我十三軍××師的陣地還未配置就緒，即行真面目的主力總攻擊，集中砲兵，緊密放射，飛機協助轟炸，使我稜線陣地內的戰士不能抬頭還擊。同時用阻止射擊——砲彈跳越山頭，而射落在山背——使我不能增援，然後以唐克軍掩護步兵衝鋒，以優良於我軍十倍的現代戰爭利器，七晝夜的猛烈轟炸，除了粉碎南口左右兩側山頭，××師的弟兄有重大犧牲外，陣地還是陣地，沒有絲毫動搖。

日軍攻南口不下，於是不能不變更戰術。八月十五日南口戰況突趨和緩，而南口右

翼長城線附近錫頂山前黃老院地方已發現敵踪，敵方以昌平縣沙河鎮西南之西貫市爲根據，另外以門頭溝爲第二軍事活動地，向永定河北面進攻。欲利用複雜地形，由山徑小道，出我不意，穿過長城口，迂迴而入懷來，康莊，取包圍姿勢，切斷我南口聯絡。這是攻南口失敗後，板垣才主張用迂迴戰法，攻擊我南口右翼。

二 橫嶺城頭

擔任南口正面戰鬥任務的是十三軍××師，師長王仲廉先生，右翼是十三軍×師的戰場，師長王萬齡先生，軍長湯恩伯氏兼前敵指揮官。駐節懷來城內指揮作戰。

懷來是平綏路東端的一個縣治，距南口百餘里遠，離右翼橫嶺城前線最近，不過五十里。地勢低窪，南口山脈四週環繞，把牠形成一個懷來盆地。在軍事上看來，牠不相宜設立一個軍事中心機關，假使單單指揮十三軍的×師人馬，康莊是比較相宜，但是在永寧，延慶，赤城，龍關，獨石口等地部隊，也歸湯恩伯先生指揮，他的指揮部放在懷來，是太偏於右前方了。因爲劉汝明恐怕十三軍奪他地盤，不允許軍部設立宣化，另一方面因爲當

時戰局有全盤勝利希望，稍爲不適當的地方，似乎無大關係。

×師師部當初也在懷來城內的，副師長陳大慶先生在橫嶺城組織臨時司令部，用電話指揮前線部隊作戰，聽取敵情，隨時遣調布置，同時向後方高級長官報告，或傳達上級命令，他對於前方地形相當熟悉，十三軍緊援南口，劉汝明僅派參議與作形式之聯絡，對南口方面的地形，還是陳大慶先生自己去摸清楚的。劉汝明未負一點責任。

八月十五日敵軍攻入黃老院陣地，砲火的猛密，與攻南口一樣的戰法，並且逐步向右翼缺口奪進，情況非常嚴重。師長王萬齡先生也到橫嶺城坐鎮，出發時把他的物件，一針之微，都囑勤務兵收拾帶走，準備不再回到懷來，他不回懷來的意義有兩層，要是把日本打跑了，當然跟踪追擊，不幸而失敗，則以橫嶺城爲坟墓。

橫嶺城在懷來東南四十里地方，南口山脈的崇嶺間。在地圖上看來在長城牆底下，實際上走起來還有十里路，這是通北平的主要山道，所謂道路，僅僅是一條被山水冲刷成的山溝，談不上什麼「道」和「路」。但是，現在成爲我們後方軍事運輸上的要道了，

而牠在軍事上運輸上，却異常的不便利。

二十日的黃昏，湯恩伯的參謀處長在一間非辦公室的炕上，用他幽默而頗有煽動性的語調，談論前線戰況時，忽然停止，伸長耳朵，細聽院落裏牽牛花葉上的雨聲。口角上呈露出新的笑容，即以演說中最緊張的意態訴述他的新感覺：「下雨了！我們前線的弟兄又好出去摸他一下了！（摸他，即利用雨夜，乘敵不備，偷襲敵營之意。）屋子的人對簾外的雨發生特別好感。」

第二天的早晨，泥路溼滑不堪，接濟前方的彈藥，完全改由大車——北方的馬車——輸送。天晴路好可以用卡車載運，然而牠輸送路程都只能達於二十里外的山口，再向前，只有借重人力和牲畜。

因此這天的運輸隊，由驢子，大車，挑夫組合成，這條牛走起來還嫌崎嶇的路，汽車就用小腳婆走路的方式也難通過了。在這樣道路上，毛驢子最驕傲，馱載的重量既不過份，行動可以自由，等驢夫睡倒了，牠偷偷的走進田地裏黃的高粱，嫩黃的黃豆莢，小米子，大膽

的吃一飽好東西。莊稼人看見了至多是吁吁趕跑牠，不肯像平時拿起長棍來打牠一下。因為牠也加入戰爭了。

除了輸送彈藥給養的運輸隊外，任務最緊要的是增援前方的砲兵連。夜晚上冒着大雨由懷來城開拔，雨水的澆淋，滑而亂的山石，叫他們攀援而上，實在夠乏的。太陽光射進山溝時，他們卸去了鞍架上的砲身，砲座，彈箱，把驢子韁繩扣在臂膀上，由牠們在可能距離內去充實已空虛的胃囊，而倦了的戰士，在比較平坦的亂山石上用各種不同的姿態睡將起來。太陽光的熱度，和自己的體溫，把濕了的草綠色軍衣烘乾了，可是在身體壓的一面，因為地下潮濕，還留着一大塊潮漬，翻過身來再睡。一等兵劉長勝睡得頂香，幾隻大螞蟻爬過他頭脖子咬了一口，兩手亂抓，把頭頂前濺滿了泥漿的馬燈打到石坡下，他身也不翻的又睡着了。一個工兵背上負着十字鎗，鐵鍬，軍氈，防毒面具，偽裝網和短槍，這樣在山溝裏的亂石上睡來是頗成問題，解除了睡又太費事，於是把身子斜伏在山坡上，追尋他的甜夢。

轟轟的砲聲，在山溝裏聽來特別的兇猛，也許是拂曉後的第二次攻擊，砲聲的震盪，驚醒了他們的好夢。一個個爬起來繼續前進，比平時吹號集合動作，還要迅速整齊。但是險隘而嶙峋的山徑，只能一步一步的向上登援，假使在平地上他們一定要用最快的跑步衝上前線去！

這是南口山脈北面第一個高山，向裏走去，山頭一個比一個高。明代爲防禦北方也先，是以南面北的方向，所以長城都建築極北的山的稜線上，孰知數百年後的今日，我們要從城北向南去驅逐異族，長城於我，完全失去牠的作用了。

進了長城口，下坡五里地，是板達峪，山溝是這個山村的唯一街道。新由後方增援來的××師，在這裏休息，唯恐驚擾百姓，不久又要前進，軍需輜重馬匹都集合村屋外面，日本飛機不知道這裏是我們後方，目前可以省去躲避飛機的麻煩，於行軍上還可自由活动。

板達峪是懷來與橫嶺城前線聯絡的中心地，恰在山下，翻過山來的後方援軍，由前

方抬回來的和自己走回來的傷兵，都借此處歇腳，休息再走，這個山村在軍事上佔重要地位，日本飛機是不會忘了牠。生力軍——××師——開走不遠，南面山頭上飛過來一架敵機，我們的人馬在高梁地和松林間隱蔽起來，沒有一點目標暴露，傷兵放進屋子裏。空盤旋了三週而去。

前面五里路遠的橫嶺城，由這天起，敵機時時來照顧牠了。

三 在司令部中

橫嶺城三字在八月十五日打下日本五二〇號飛機消息中與讀者見過一次面，這座長城邊的古堡，牠的光榮，不僅如此而已，實際與南口有同等歷史價值！

前面是×師的陣地，司令部設在這裏一間民房內。電話機，地圖，無線電台，這是司令部中最主要的戰爭武器。人物也簡單明瞭，師長王萬齡，副師長陳大慶，××師師長陳長捷，參謀，副官都帶了命令上前方。陳長捷師長在×位師長中他最胖而白，眼睛特別圓大，他才到不久，部隊正待部署，一個人拿着一張戰爭草圖，把紅藍鉛筆劃出他配備兵位

的記號。

陳大慶副師長對地形非常清楚，接到前方某部的報告或敵情，他隨即指出某個地帶重要，應如何派兵監視敵人的行動，與某方的部隊取聯絡，或向左向右靠近，堵防缺口，必要時他還得上前線去督戰。他說他的鋪蓋從平地泉帶到此地，沒有好好攤開睡過三夜。我們從他黑而瘦的面龐上可以看出他的憔悴來。

重要電話，大部分是王萬齡師長自己接聽。他的說話聲調，在緊急時機，待上接下，始終是保持着溫和而慈愛的態度，可是令出法隨，沒有客氣。××團的某連長，因為敵方砲火過猛，犧牲太大，向後稍稍移動，即下令槍斃。他接得前線接觸的消息，總是如此堅決的囑咐他的部下：「師長不會後退，死也不離開你們，你們放心！不過，你們要死守陣地，千萬不能後退，退了，我要槍斃的！」「師長！有陣地就有我，請師長放心！」這是前線將官一致的答案。上自湯軍長，下至伙夫，都抱了一個「死」的決心！

四 橫嶺城觀戰

迂迴戰爭，八月十九日起全線發動，以×師一個師的兵力防守一二百里的戰線，崇疊的山頭，錯雜的山溝間小道，都要兵去監視，這是很成問題的。陳長捷的一師生力軍開上去，是計劃出擊的，然而受日軍的牽制，出擊成了空想。敵方倒於二十一日向我總攻擊，八五〇號高山的右面山頭，敵方把牠看作南口，行真面目的攻擊，牽動我主力，再分別向我其他各線衝擊。

太陽光照過每個大小山頭，拂曉攻擊的槍聲，疎落得像未後幾個的鞭砲。李營長由山後繞出右面的山嘴，鑽進機槍連陣地，告訴他們第×旅石旅長奪回左面長城碉樓的戰鬪經過，他剛才開始講述，轟的一聲，跟着是砲彈的爆炸，土石和破片的飛騰，還沒等飛騰起的土石鐵片着地，第二顆砲彈，三顆，四顆，……的對準打來。整個山頭都在雨點般的砲彈下了。這是敵方開始二次的攻擊。

一面小白旗向上一舉，敵方大砲馬上停放，敵方唐克車對我前進，後面跟上一大堆的蓄短髮穿皮靴的倭兵。這樣照着操典的動作，三次四次之後，唐克車像出水烏龜爬上

我陣地，唐克車上機關槍，躲在戰車後面倭兵的手提機槍，同時放射，衝上山來。我們忠勇的戰士，跳出戰壕，手榴彈像西瓜往下擲，可憐被驅使衝鋒的高麗人先吃苦頭。

機關槍怎樣準確向我軍掃射，奮勇的十三軍戰士，沒有一個想到槍彈會打進血肉來，短兵相接時，手榴彈是唯一可以對大砲報復一下的東西，擲手榴彈的戰士，雖然一批一批的倒下來，第二批馬上又跳出戰壕去抵抗。

這樣的衝鋒，接連三次以後，機槍連僅剩一個戰鬥兵，一個傳令兵，一個伙夫了。戰鬥兵，傳令兵把住兩挺機關槍，伙夫在中間向左右輸送子彈，繼續對二千敵衆強烈反抗！太陽照臨着整個的山谷，這三位作殊死戰的英雄，最後含着光榮的微笑，躺在陽光中。

五 戰地夜色

常峪城被敵軍突破後，三個連長陣亡，這個消息，傳到司令部，已經黃昏時候，王萬齡師長恐怕沒有人帶領前方部隊，容易出散亂的危險，即派沈參謀去把他們帶回後方整

理。我們看到他們走回山坡，三面套上旗套的軍旗，後面跟回來不到一百的剩餘戰士，四十餘頭的騾子馱回許多未用的輜重，騎着馬的排長懷裏還抱着他平日心愛的小白狗，人數雖然剩的不多，行列還非常整齊，情緒還是緊張着。灰白的夜色可以看出他們面部上充滿着戰爭的興奮。

在三個高山頭環抱的一個山上，是×師××團×營彭營長的二道防線。因為前線十分緊急，二道戰線上一點也沒有鬆懈，在夜的天空下，山頂的哨兵是最辛苦了！他們在路旁的土洞裏吐出他們的鋼盔，注意着他們的警戒線，不時在問口令，然而走近跟前，却看不見哨兵的位置，這種哨兵的隱蔽方法，能使敵方的大砲難找對他們精準的目標。這是山野，沒有一堵牆，半片瓦，在山背上挖個土洞，是最理想的避彈室兼住所，原始時代的「住」的方式，想不到還能適用於現代。

一連弟兄把守二十里長的山梁，在烟霧漫漫的黑夜裏看不清兵力的空疎或者稠密來。彭營長獨自坐在土洞口，抱着膝蓋，欣賞一般人不能經遇的荒山夜景。過了月半的

月亮好像吃了兩口的燒餅，懸掛在天的一邊，濃厚的烏雲，像軋棉花機上出來的棉絮，一大塊一大塊的從很遠的山峯上推來，一會把月光遮沒，一會又從雲隙間漏出一片亮光，好像指示航路的燈塔。有時，一片浪烟似的白霧，輕輕的飄過，又像戴了白頭紗的新娘。

奉令整理常峪城下來隊伍的沈參謀，他和彭營長同學，所以特別關心。他先得到報告，敵人突破黃土凹，右前方的范營已向後移動，此地變為第一道防線，請彭營長快些準備。說完，牽着馬就下山去了。

這個消息震動了全線，睡在土洞裏的健兒睜開了惺忪睡眼，背上十字鎗，鐵鍬，麻袋，跑步到山前小山嘴上構築第二道防禦工事。底下是一條山路，敵方必由此路來衝鋒，而且是他們能打我們，我們却不能打着他們的尷尬地方。在軍事術語上稱「死角」。而這裏又是關係全線的生命點。明亮的月光，照着彭營構築工事，似乎幫助我們，希望明天能減少戰鬥困難。

周排長帶了一排人去切斷外壕，留出一隻腳寬的路來給我們便衣隊通過，出發時，

彭營長鄭重命令他要開清口令。

沒有一點夜的靜悄，長城線上充滿了戰前的緊張。忽然電話線被漢奸割斷了。那一面都叫不通，通信兵紛紛出動查線去，能否修好沒有把握。軍隊失了聯絡，是最危險的事，只好用書面命令他的各部，彭營長掏出一本豆腐乾大的日記本，在手電燈光下寫起螞蟻般的字，傳令兵像快馬飛走。

剛由懷來開上的砲兵連急忙構築砲兵陣地。

做工回來的兵，還有一個伙夫，四個圍在一起，批評范營向後撤退的事。一個湖南口音的兵不願意他門後退，說：「這樣高的山頭放棄了，關係太大，叫我死也不能後退！」一個浙江口音的班長接着說：「我們一個機槍連，兩個步兵連，都要葬在這個山上！」還有一個兵一聲不響，拿着一支玉蜀黍，吹口琴式的放在嘴上，一粒一粒用嘴唇剝着吃。伙夫最愛喝酒，由橫嶺城帶來一小瓶白乾，裝在身上，偷着沒有人時候過酒癮，今晚涼瑟瑟的風刮起他的酒癮，他恐怕他們三個人搶他酒喝，跑前幾步一個人蹲着大喝起來。

「電話通了，報告營長！師長請營長說話。」通信兵帶着喜悅緊張的精神來報告。會士洞裏的電話機上傳出這樣一句話：「沒有師長的命令，決不後退，師長你放心！」

曙光與夜色慢慢的在東方劃開，敵方的砲聲由遠而近的響起來（廿六年九月五日，大同。）

——秋江——

血戰居庸關

一 搶防南口

日軍侵入平津後，二十九軍駐防南口的只有兩營步兵，第十三軍湯恩伯部奉命搶防南口，於八月一日自綏東防次開拔東下，先頭部隊為××師王仲廉部，他們於三十日到達八達嶺的青龍橋，次日抵南口。將士們離別綏東時，大家把自己所有的一切東西全部拋掉了，除了在戰場上所需要的武器之外，別的什麼也不帶，以示決心。沒有一個人的腦子裏，想到抗戰以外的事。蘆溝橋事件尙在和戰不決時，官長們每把「和平」的消息報告兵士們的時候，他們全都不言不語的低下頭去，最後聽到自己要開拔的消息，各個人的精神又興奮了。南口的重要，誰都知道，綏東的民衆送走了十三軍之後，大家就彼此議論着：「有老湯——指湯恩伯軍長——去。我們就對南口放心了。」

北平美國使館陸軍參贊處隨員 Frank Dren (寶爾恩) 陪着一位美合衆社記者白得恩氏，在八月四日這天由北平通過日軍陣地到南口來，他們和我們新到的生力軍談話，那位美籍記者說：「來到你們的陣地上，我是很大胆很放心的，但是我害怕到日軍陣地去，因為我沒有把握他們之是否會危害我。」他說話間的表情，是顯示着一方面爲和平，爲有理性，另一方面則爲兇惡野蠻和可怕。美國武官又誠懇的囑告我們：「日本的飛機不可怕，但是你們要小心一點大砲和坦克車。」他的見地確是很對，以後的戰役中果然是如此。我們很感謝這兩位「中國的友人」給我們的真摯的鼓勵和忠告。

南口這地方，二十九軍一點工事也沒有作，有的只是民國十五年國民軍與奉軍作戰時的戰蹟而已，不過若是說毫無工事也是不對的，軍隊駐過的地方多少總有駐過兵的模樣罷了。原有的兩營二十九軍，調回察哈爾去，新的防地由新的兵士接下來，二十九軍的下級官長士兵們，態度行爲都非常好，臨行時把當地的情形詳細的告訴了接替他們的人，他們自己也不能了解爲什麼自己的官長要下撤退的命令。

南口警察局長是漢奸，當我們的隊伍一到，他跑了。

車站離開南口山口有五里遠，位置在南口的西南方向，車站的西面是鐵路機廠，南面是一座小山頭，叫作龍虎台，我們在那裏防置了兩排人，爲南口陣地之最前方，這是保衛車站的第一線。南口的兩側，凸出兩座高峻的山峯，這是我們主力陣地的支點，××團團部設在這裏，西側的山峯叫作雙嶺口，東側的叫作馬鞍山，從馬鞍山更往東去，沿着起伏的山頭爬過去，距離十里路的光景，就是關溝嶺，亦爲軍事上的要點，××團第×營到那裏去佈防，再由此往東，四里路，就到得勝口，爲南口左翼，在緯度上說，位置比南口要來得凹進一點，爲通永甯城以達延慶的一條山路，敵人可以從這裏抄過我們的後方，××團的×營弟兄趕到那面去佈防，他們的團部就設在得勝口裏面的郭莊子。這樣佈置把南口正面的戰線展開了三十里路之寬。計担任最前方的爲××和××兩團，担任補充的及××和××團，他們在第一道線上作工事，××師的×團人，就全部放在南口山脈上了。

二 肉搏坦克車

八月八日，敵人的騎兵到得勝口去搜索，遇到我們的打擊，就跑回去了，這是南口戰役的發軔。

九日，南口正面的衝突爆發了，敵人的砲火猛烈得比我們的機關槍還要密，我們的前哨，首當其衝的是龍虎台陣地。我們的戰士對於砲戰有相當的認識，當敵人的砲火最猛烈之際，大家就離開了陣地，但這並不是說往後退的意思，而相反的是跑到陣地前面去。砲火之下，敵人是不會衝鋒的，因為如果那樣作，他們自己的步兵不是也就同樣被自己的砲彈打死在別人的陣地上了嗎？我們的人既跑到陣地前面，砲火空空落在沒有人，的龍虎台上，等到晚間砲火停止，大家又回來，我們所以能這樣安全的躲避砲火，得到高粱地的幫助很大。

敵人作戰的公式，為先用砲火轟毀你的陣地，然後派少數騎兵來搜索，繼之為坦克車及裝甲車的衝鋒。至於步兵，簡直就沒有和我們見面的勇氣。兩方面的士氣比較起來，

實在不可同日而語。比如這次砲轟龍虎台之後，一隊騎兵到來搜索，但是他不敢進來，只停在山坡下面，很滑稽的向着我們陣地喊：「喂！有人沒有？」我們的弟兄都隱蔽在山頭上，大家覺得非常好笑，一個弟兄忍不住的回答了一聲：「沒有人！」這個不合邏輯的答覆，也不知他是故意和敵人開玩笑呢，還是因為精神過於緊張而不加思考的說出來呢？不等怎麼樣吧，敵人一聽到有人聲，嚇得撥轉馬頭就跑，拚命的飛奔回去了！

第二天，敵人向南口全面總攻，龍虎台是我們的一個凸出點，所以不能不把那裏的部隊撤下來，車站和機廠的放棄，是我們早即預料着的事情，我們先在機廠內佈置了許多火油，於隊伍撤入南口山頭之後即由砲位調準了它把火油引着，於是著名的南口機廠即付於一炬了。專門行駛於南口康莊間爬山的七輛重力機車，亦早即開入山中，後來在戰況最嚴重的時間，我們也把它毀掉了，與長城的工程齊名的八達嶺山洞，亦遭破壞。

十二日早晨，三十多輛坦克車駛入了南口。應驗了美國武官給我們的忠告，坦克車簡直是「鐵怪」，三吋厚的鋼殼，甚麼也打不透它，重砲打中了它，最多不過打一個翻身，

然後它又會自己把自己調整過來繼續的行駛。只要有一道山溝，它就沿隙而上，怎麼奈何它呢？辦法是有的，第×連連長帶着兩排人跳出陣地衝向坦克車去，他們衝到這「鐵怪」的根前，鐵怪自然少不了有好多窗口以備裏面的人向外射擊之用，於是大家就不顧一切的攀上前去，把手榴彈往窗口裏丟，用手槍伸進去打，以血肉和鋼鐵搏鬥，鐵怪不支了，居然敗走，並且其中的六輛因為裏面的人全都死了，所以就成了我們的戰利品，兩排勇敢的健兒雖然死了一半，但我們終於獲得勝利，坦克車沒有人能駕駛，而又沒有那樣大的炸彈或地雷能將它毀掉，結果這六架寶貴的玩藝兒，在我們陣地裏放了兩天，終歸又被敵人用新的坦克車拖了回去。

三 新的長城

敵人的作戰，除了憑依機械化的利器之外，就再沒其他可以仰仗了，他們的坦克車裏裝載着步兵，直衝入山口，然後方出來企圖衝鋒。但是我們的陣地位置很好，總是居高臨下的，當我們喊一聲「殺」的時間，他們又趕忙跑進坦克車把門關得牢牢的，有一次

我們七個兵士在上山巡行，恰遇着十個敵人在老遠的山坡上偷進，一定是來做偵察的工作的，我們偷偷的追上相隔一個手榴彈拋擲距離以外的地方，遭遇了。我們的手榴彈一擲，雖然投不着敵人，但是那十個小子立刻跪了下來，把槍舉起，沒有出息的投降了。我們是不殺俘虜的，反之我們還盡可能的把日本軍閥侵略中國，而以日本民衆爲砲灰的大意講給他們聽，並且送回牠們去。有一個俘虜，告訴了我們指示日本飛機何處爲自己的陣地的標誌，後來在南口迂迴線上我們就用了這辦法，果然敵機就向標誌所示明地方投下了一些子彈和一封信，內容寫着叫他自己的兵士節用子彈，並謂後方運輸非常困難等，彼時的情況是日本已入重山疊嶺中，他們的接濟都須以飛機來輸送。

從十三日起，敵人的砲火更烈，他們把重砲每四個一行的排成三行縱隊，四圍用坦克車圍起來，以防我們的進襲。一圈一圈的向着南口戰線擺列起來，從早到晚不停的施放。我們的工事都是臨時掘的，當不起重砲的轟擊，兵士們每兩個人爲一單位，在山石上掘開一個小小的隱避洞，反正你的砲打上，也只能打掉我們兩個人。每一方寸的地方都

有砲彈落過，他企圖將整個的山打平了，進南口的路途上，都是一步一彈，目的是擊響我們的地雷，然後可以進襲我們的陣地。每天都有二十架飛機在空中威脅着，但是飛機的力量與作用幾乎等於零，沒有一個人怕它，十三軍的將士們真了不得！他們奉到命令就是死守陣地，但是這裏何來陣地？一些臨時工事亦被砲火轟平，居庸關從今以後再也看不到它的模樣了，有的只是由我們忠勇的抗日將士的血肉所築成的一座新的長城！

四 「鐵漢」之淚

三晝夜得不到水喝，駐馬鞍山上，第×連人只剩下一個弟兄，但是他還沉着的把守陣地而不稍退，直到我們補充上去的生力軍到達了，才把他接下來。一個機關槍連的班長，他指揮着幾架機關槍在一座山頭上作戰，敵人衝上來了，他痛罵着他的機關槍手打得太慢，但隨後他眼前的一個放手陣亡了，他自己就把這架槍接過，來繼續着幹，一不小心，他順山溝跌滾下去了，但機關槍確仍舊抱在懷裏。他再爬上來，敵人已到面前，他憑空手把一個日本軍官的指揮刀奪了來，立即還手砍去，第一下砍到對方的鋼盔上，第二下

才把敵人弄死。

前面的人快犧牲完了，×××××兩團補充上去。

敵人沒有肉搏作戰的能力，只要是面對面，他們十回有十一回是要吃虧的。有一次我們十幾個人，把敵人二百名騎兵全部殲滅了，他們只仗着大砲，我們也並非沒有砲，但是砲彈缺乏，只要放出一砲，他就會對準着你的砲位回敬一百砲。在火線上，許多人的耳膜震破了，槍聲根本就被埋沒了，說話儘管說，但是誰也沒有本事去聽到對方的言語。千萬的人都變成了聾子。

兵士們好像是「凶神下界」一樣，這樣激烈的情勢，誰也沒有表絲毫動搖的情緒，每個人都理智的相信自己，相信隊伍，並且相信命令。在從前內戰的時代，兵士們拿起了槍，往往是滿不理會的瞎放亂放。但是如今呢？誰都知道仔細瞄準，不浪費子彈，並沒有官長囑咐他們，確全是出於自動的本能。

王仲廉師長，他有強壯的體魄，高大的身量，黑而堅實的臉，師部設在居庸關山洞裏，

一列火車作了辦公廳。他本人和×位旅長×位團長，都在前線指揮，砲彈會把他的頭打傷了，若不是還有一個鋼盔戴在頭上，就不堪設想了。戰爭剝奪了他的睡眠的權利，又瘦又黑，表現着他是一個爲國宣勞的忠勇的將官。

馮恩伯，這個鐵漢子，他不要命了。這的確利害。十三軍從軍長到勤務兵，他們全不要命了！大家都把一條命決心拚在民族解放戰爭的火線上。他不是去年冬天在綏東所見到他的那樣狀態，他穿一件短襖衣和短褲，手指被香烟薰得黃透了，從戰爭發動以來就沒有睡眠的時間了，一切的精神，都用香煙維持着。瘦得像「鬼」一樣，烈日把臉曬出焦黑的油光，那件衣領，原來一定是很合適的，但是現在看去，已經特別的肥大了，大得足足能伸入一隻手去。只有兩個傳令兵隨身跟着他，那些衛兵勤務兵呢，早已加入火線去了。他到前方去指揮，對着兵士沉痛的說：「你們好好的打呀。」他只能說出這樣簡單的話了，他簡直就不會再說第二句話。一看到自己的兵士，眼眶裏就充滿了淚水，怎麼能流出淚來呢，只好又從鼻子裏哼了進去。兵士們見到這樣一個人，猛然間是認不得他是誰了。

「噢，這是軍長。」當他們想過來這個人與他們的關係之時，也感動得流出淚來。這種共鳴，一致，使十三軍在南口給我們的民族解放戰爭造成一頁不朽的光榮史蹟。

從南口到居庸關有十五里路，××師一共只有×團人，戰至二十日，已不足×團，王仲廉在居庸關把餘剩的部隊集合起來，再向侵入南口之日軍反攻，士氣絕未稍餒，當夜又奪回來三個山頭。湯恩伯曾苦笑着說：「殘兵鎮守居庸關！」所以自軍事觀點立論，居庸正面之將士，實已無愧於軍人對國家應有之職守了。（九月七日補記於大同）

——小方——

張家口失守之前

張家口下堡一家旅館的老闆，他不像別家旅館老闆整天和高麗白面客日本浪人鬼混。蘆溝橋事件的發展，他關心得很，盼望平綏路上的兵開到北平去打日本鬼子的屁股，把他們趕走了，讓他的旅館裏可以多來些好客人。天天打聽有沒有中央軍開過去的消息。

他的旅館裏從來沒有住過穿草綠色軍服的軍官，一天夜裏竟來了兩位中央軍官投宿，他好像接到了貴客，懇懇的招待，想在他們的談話中猜測他們此來的任務。一宿之後，他們回綏東平地泉去了。第二天的晚上，這兩位軍官又來了。仍舊和前天一樣住了一晚就走。他有點奇怪，奇怪老是這兩位事官匆忙的來去，不見見大批的中央軍向居庸關那面開去。

這是七月底的一天下午，天空舖滿了墨黑的烏雲，空氣非常的沉重，將有大風雨的樣子。兩位少年軍官臉上堆起憂鬱的神色，有點失望的樣子登上西行的列車，回去覆命。假使再要他們來張家口奔走，似乎已有不肯再來的神氣了。

日軍已佔領了南口外面的沙河鎮，南口方面的戰爭，轉眼就可發生。原來駐防南口的兵力只有兩營。郭磊莊的三小時會議，似肯非肯的把南口交給十三軍把守。

十三軍還沒開到南口，廿九軍的隊伍已經先向後面撤退，大得牛樣重的鋪蓋，牀板，小檯子和火爐上的烟囪管，搬家般的向後方運。張家口的東西也揀好的藏到蔚縣去。

日本人在張北訓練成熟的便衣隊——漢奸，七十五的一羣羣大卡車送進張家口，大境門上的衛兵看也不看他們。偶然有爲了旁的事端逮捕起來，口供中無意供出他是被日方收買的便衣隊，然而我們對之至多沒收他一支手槍。

日本特務機關在八月二日退出張家口，還是高桂滋先生的意思。當特務機關人員撤退時，公安一分局劉局長代表當局去歡送他們。劉局長當過張北公安局長，和日本人

發生過巨屬關係。回到張家口還是公安局長，對日本人自然要表示格外親暱。

蘆溝橋的砲聲一響，張家口的普通日本人關起大門走了。雖然嘉卜寺商都尙義都收復，而許多日本人曾經住過的房子，還是好好的鎖着，沒有一個人敢去打開來檢查的。

日機在南口康莊下花園炸過之後，飛到張家口來了。羣衆驚慌得滿街亂竄，發了瘋了，都往洋河裏跑。宣化大道上落了兩顆炸彈，日機又在雲頭邊軋軋的飛，於是，羣衆又瘋狂了，螞蟻抬死蒼蠅般的聚攏來看被炸的土坑和倒塌的房屋，警察也擠在人堆裏看熱鬧。

日機一點不講交情，一回二回的毀滅張家口，察哈爾省政府朱門旁邊也堆起麻袋來了，主席辦公室前空地上也挖起一個窟窿。警察奉了長官的命令，大街小巷去通告百姓挖飛機洞，沒有半天工夫，每家門前都有一個新土坑，大概三尺多深。但是省政府門口兩根旗杆，不知道那一個朝代留下來的，恐怕牠被風雨剝蝕得更難看，早就把紅漆髹得通紅。似乎沒有人想到這樣會供給日機鮮明的目標。

每家門口雖有飛機洞，一般人還是向遠處菜園裏公園裏以及更遠的樹林間去躲飛機，飛機來幾次躲幾次，整個的光陰忙於躲飛機逃命。可是政治階級的大人物，那就無須這麼麻煩了，天一亮，汽車送上賜兒山，太陽落了西山，汽車又去接回來。一切公事私事到了晚上再說。電報局聽出了漢奸無線電台方向，公安局的警察木偶式的照着指示的方向轉了兩個圈子，總是看不見回去了。被敵機用機關槍射死在路上的鄉下人，警察先生爲維持交通秩序，把屍首拉到遠一點的牆腳下去等他發臭。

八月十二日的敵機炸好了張家口，回頭去幫着大砲轟炸漢諾壩（張家口東北三十餘里）的爛礮堡，因爲這裏有一排二十九軍的弟兄。漢諾壩進崇禮。日本由張北攻張家口，這個地方是他們側面進兵的一個口子，不多幾天前派兵去把守漢諾壩，那個地方與張家口休戚相關，可是只有一個幾百年前建修成的爛礮堡，飲料要取諸於五里之外，爲了這個問題，所以只派了一排兵。等日本的飛機大砲炸過之後，想起送煤油桶去作取水工具。煤油桶還沒送走，炸餘的一排兵後退十里了。

傅作義將軍的兵克復了嘉卜寺、南壕壩、商都和大青溝。張北再讓傅作義的兵來動刀槍，實在有點不好意思。於是把收編的雜牌隊伍八月十四日的晚上開出去收復張北縣。出去倒很順利，一彈不發翻過猴兒山，再向前一點，玻璃彩地方偽蒙軍把他們嚇住了。攻張北攻了一星期，猴兒山讓給敵人了。十九二十兩天幾十架敵機翻來復去的來炸張家口堡子裏和武城街都成爲瓦礫堆。這些敵機由張北飛來轟炸，只要一刻鐘的飛行，就能達到牠的目的，要想減少這種太近的空中威脅，只有快些收回張北，可是猴兒山又不在我們手裏了。

二十三日政府機關的物件開始裝運後方，誰也不知道。劉汝明還佈告居民勿信謠言，政府決盡力維持。二十四日各機關的負責者不知去向了！只有街上可以看到幾個警察。

東西兩座太平山上，被敵人佔領了。砲兵陣地佈置在每個高山頭。大境門外還有沒退清的察軍，東南缺口有察軍的砲兵。只要把這兩部份消滅了，張家口就是敵人的了！敵

人的砲口朝着兩面射擊，再無向張家口放射的必要了。其實那幾個紙老虎嚇人的砲兵早已溜之大吉。雖然消耗了敵人不少砲彈，但是就張家口的控制權說，張家口已不是我們的天下了！

車站南邊宣化大道旁聚集起很多的漢奸——便衣隊，用機關槍步槍衝進張家口，這許多漢奸有新由張北侵入張家口的，他們平時就用不着一分隱蔽，因為公開地進來，不會有人來多管閑事，平綏線平日縱容如許多的漢奸，我們今日始深深嘗到滋味了。

八月二十六日張家口最後的厄運到了！張家口的南邊很遠的小莊子裏有一羣察軍，帶領他們的長官逃走，他們把手溜彈，大刀和子彈，一起丟進高粱地，輕鬆的跑了。（二十六年九月三日太原）

懷來回想

當我們平日通過察境平綏路的時候，青龍橋山洞之西北數十里地方，有一座引人注意的山城。因山勢自然形勢，城堞向天作成弧形，在南口山脈之北所謂懷來盆地之中，在桑乾河西洋河流貫的沃野之內，憑據小山而構築的古城，特別是在青綠的夏秋之交，給人的印象，是別有風緻。

然而不常令人注意的懷來城，在平日是很少人在此下車專誠拜望的。懷來這次能遭全國人的重視，實在也是難逢的機遇，自它能被人重視，能被許多遠客光臨的觀點上說，當然是懷來之幸，然而自這批遠客到懷來之意義言之，也是懷來之不幸。

爲抵抗日軍對南口之進攻，湯恩伯軍始開入懷來，所以不能算是喜事，爲了劉汝明不允許湯恩伯的前敵總指揮部設於宣化，不得已而來懷來，自然更不能算喜事。雖然不

是可以歡迎的遭遇，而此種不可避免的遭遇，却來關照懷來。

八月中旬的午夜，三位新聞記者在平綏前線臨時火車裏打盹，忽然聽見人聲嘈雜，火車已停在一個樹林陰鬱的車站上，站上更夫嚷着「懷來到了！」我們倉卒的自己搬運行李下車，站上上下下些看不清面孔的軍人，初秋的涼風拂掃在夜行人的面上，精神立刻興奮，天上的月光對於長城以北的景物，似另有一「塞上」風趣，南面我們數萬中華男兒與日軍血戰的南口山上，白晝是砲火連天，而夜間則和秋月一樣的感覺不到有什麼動靜。平綏線各車站白晝經常受日本飛機的偵察轟炸，夜間卻又還我原有的清涼。我們奇怪緊接戰場的懷來之夜，會如此靜寂。我們同時感觸到，在旭日東昇的明朝，不知如何嚴重的戰爭情況，會出現於我們的週遭。

一位窮困的苦力，一面替我們攜行李，一面作我們的嚮導，引導我們徒步走向懷來城，曲折繞出車站，進入似乎公路的道路，視線從車站附近房屋中解放，正當我們前面的是那巍峨的弧形的城牆，月光從太行山那面向東斜射在城上，明暗不一的投影，有如精

綴的木刻圖畫，約莫走了二里土路，後面有一隊蓋鋼盔的士兵趕了上來，他們步伐整齊，有聲有色的趕赴我們前方，刺刀的搖擺聲和脚步着地聲，配成極有節奏的前進曲，我們高興我們的武裝同志能有如此精神，我們又慚愧，我們一般國民的體力，尙待訓練。

轉過曲折的城門道，經過三重衛兵，懷來城整個入了睡鄉，月光雖然那麼皎潔，街上沒有一個人影，全城沒有一盞燈光，如果我們防空秩序能到這樣程度，那就大有可觀了！這時我們似乎是偵探，我們怕敵人知道我們欲拜訪的司令部所在，在十字街頭上遺回了那位苦力，自己分配着行李，接近了前敵總指揮部，衛兵對於我們突如其來的怪客，開始警戒的查問，然而我們對於這部軍隊，太過熟悉，我們又如前方回來的便衣偵探，隨便和他們招呼幾下，我們已直入司令部了。

南口方面的戰爭，一共分做兩階段，第一階段是居庸關鐵路正面，第二階段是向西迂迴。八月十八日，居庸關正面日軍已無再攻之勇氣，不過仍保持激烈接觸，日軍已移其主力作迂迴戰爭，所以懷來的情報，都忙着橫嶺城一帶，我們知道張北未曾照預定計劃

攻下之後，知道察哈爾戰爭難免不出亂子，打算趕緊變南口陣勢，調奇兵出擊，縮短戰線，然後抽兵救張北一路，所以諸人那時都在懷來，預備等傅主席十九日來懷來後，會商出擊辦法。那時全線空氣，突呈活躍，前方後方每一個人都企望着出擊的實現，和勝利的到來。

湯恩伯先生因爲日夜辛勞的結果，瘦得不成樣子，兩個眼睛深深的凹入，整個身體剩了皮包骨頭，我們驚異他消耗得如此利害，幾乎有幾分認不清楚。原來猛攻南口的日軍，在優勢的兵力兵器條件下，湯恩伯實遭受空前的勁敵，故日夜操勞，精密指揮，已半月未曾得一安眠機會，整天和電話地圖接近，時時注意敵人一寸一尺的移動，我們一次一次的戰鬥經過。而其入察抗日以來，所遭受之常人意料以外的打擊，尤覺痛心，聞有人提及此等傷心事，湯輒不言，但見其眼淚往往盈眶欲墜，默對客人出神。人不畏外在之強敵，而忌內在之奸佞，湯氏處境，惟身臨其境者始能知其有難言之痛也。

懷來之遭遇之最刺激當地人心者，爲飛機之轟炸。這座和平的山城，自古未曾經驗

過立體戰爭。日本飛機知道懷來是我們前敵總指揮所在，每天總是結隊而來，三十磅五十磅一二百磅的炸彈，一來就好幾十個的丟進城裏來，城裏居民從來沒有防空常識，躲避飛機很不得法，所挖地洞，不合理者甚多，故常有洞口被炸堵，洞中人全行閉死者。有一婦人被炸飛越屋頂，血肉橫飛。至於房屋之倒塌者，更各街皆是。

有一次我們躲在目的地平面上掘下去的飛機洞裏，只有一個出口，正巧離洞不到十丈遠的地方，中了一顆炸彈，弄得地內空氣激烈震動。大家以為洞塌了，都停止呼吸，靜待最後命運，過一會恢復了原狀，於是抽出開工夫責備日本飛機師，他們這樣受人驅使，來與中國人作對，果有何意義呢？

有一次來了六架兩個發動機的單翼爆炸機，我們避到城牆裏挖成的避難洞，但聽轟轟的炸裂聲，把我們住所的司令部炸了大大的兩彈，剛才我們談話吃飯的地方，已變成磚瓦土木的散亂場了！當晚我們搬了地方，隔二天飛機又來，又把我新寄住地方炸得亂七八糟，老百姓已不敢住在城裏，紛紛逃到城外去了。

這期間曾經有人發動懷來地方民衆組織抗敵救國會，欲協助軍隊作檢舉漢奸和協同軍隊作戰的工作。地方紳士畏首畏尾，縣長公然謂漢奸爲不可救治之症，謂日本有錢，中國人有些良心甚差，勢亦無可如何者。此爲冀察系統中所謂特殊局面養成之人物。公安局長與縣長聯合公稱，懷來戶口已數次清查，毫無差誤。待逼其兌現，舉行緊急清查時，不但過去根本尚無戶口冊，而縣長與公安局長皆溜之大吉，不願負責，此蓋亦冀察當局特殊化之成績！

懷來漢奸之多，駭人聽聞，敵人利用漢奸爲諜報，爲飛機指示，破壞通信機關，破壞交通，擾亂軍隊，使我們無一日安甯，而我對敵方，反不能發動民衆，以做上述同樣之工作，皆由冀察政治弄成之惡果。

因爲漢奸之有組織，我們無民衆組織與之對抗，我們軍事行動總易爲日軍所偵悉，×××師的出擊計劃，被日軍事先悉擊而未果，且受重大的犧牲。而張家口方面劉汝明因循貽誤，岌岌可危，傅主席所率軍隊，已星夜回師，搶堵北線，南方戰線始被日軍於二十

三日晚自鎮邊城迂迴而入而北線亦已於二十三日被敵軍突破張家口西之平綏鐵路。大勢已不可爲，湯恩伯乃在避飛機洞中，以電話下令前方各部，縮短防線，死守據點，以待×××之援軍。當時湯與其臨時友誼參謀長朱懷冰先生同在避飛機洞中，一面以堅定之口氣通知前方各部以危急之情況，同時指示其死守之方針，一面對於當時險惡局勢，不勝其嘆息。蓋湯所能指揮之部隊，已全部加入前線，本身已成光棍總指揮，日軍自鎮邊城突入之騎兵，一小時可達懷來，當時人人以爲必死無疑。同時深憐前方死守據點之各部隊，蓋其不爲砲火之餘燼者，誠寥寥乎難也。惟死志已堅，中心已定，飛機雖仍不斷在上轟炸，洞中人之情緒，已變爲另一種之安閒，或唱歌，或談笑話，或強爲閒扯「死之方法」或轉而談張北之延誤，或歎援兵之過遲。有人沉默的說：「南口守不着，那就雁門關見了！」（二十六年，九月四日，大同。）

商都重光

一 由平地泉出發

爲參加全民族復興工作，而生活在國防最前線的人，隨時都希望有個突發的環境，和前進的路子，使自己整個精神和生命，有所寄託，及充分活躍的機會。

「到了紅格爾圖，」深知僞蒙匪軍之不足懼；百靈廟，大廟克復後，而益信敵人策動之結果，決不能動搖我蒙疆，侵略我邊陲。其所必欲實現的「大陸政策」之美夢，可以完全打破。

捷報頻傳，在「八一四」晚上十點鐘，於國軍英雄壯烈的犧牲之下，商都終於克復了。令人非常興奮。查商都自淪陷到現在，計日恰爲一年七個月另十二天。沒有了祖國的同胞，一旦重見天日，無不額手稱慶，感謝政府。

避免敵方飛機轟炸汽車，記者與騎兵第一師司令部李軍醫長，經十餘名護兵的照料，遂於十五日晚十時，由平地泉出發，那正是商都克復後的第二天。

二 夜臥朔漠之野

平地泉去商都，由東門出城。過霸王河到大六號六十里，轉東北入興和縣境，繞哈歸廟六十里，入商都境，再六十里而達商都城。旅程之全長，共為一百八十里。平時汽車通行無阻，至多三小時半，可以直達，但自軍興以來，汽車未得稍息者，已整個三夜了，司機弄得有些模糊，甫出東門，拚命一跑，不知把車朝什麼方向開去了；待開回來時，道已錯出很遠。

「人」的功用，也是與機器一樣的吧，機器使用時間久了，應當修理或者「加油」，人工作到一定程度，也應當使之休息，或者吃些東西，這是物理學上最普通的原理。總之機器使用過度不靈，人工作過度，免不了出亂子。

所以掌握我們全車生命安全的司機，雖一再叮嚀之餘，過大六號未久，終於把一輛笨重的大汽車，又硬給開到與道無關的土窪裏去了。汽車的偏差，距窪底僅有尺許的深

度，便要翻過來看車腹。祇得派人在四五里外的村子去，邀請老百姓從睡夢中起來，合力抬車。

記者既不能參加起車，乃走到一邊，裹了毛巾被，以朔漠原野作帳幕，就麥林而高臥了。

三 錯在沒有「燈號」

在星月模糊的天幕下，寒風唏噓的氛圍中，兀自高臥於大自然裏，這孤寂的心，而生孤寂的想像。以爲一個有靈魂的青年，是絕對以其身參加抗日救亡工作的。現在全民族已一致踏上抗日救亡之路，當引爲慰藉。同時更應該檢討自己，是否可以作一個抗日救亡的戰鬥員。假若羞慚的話，汗和淚，會自然的從內心激發到體外來。

汽車猛然發射出兩炬怒光，一聲長嘯，笨重的拖着疲乏的輪子，繼續前進。檢視時計，已是十六日午前兩點半鐘了。

無論任何事業和工作，我們要使之生出一種力量，須有精密的組織和詳確的計劃。

否則會發生不必要的損失。

比如我們的兩輛汽車，開過齊大慶以後，發現相對面距離較遠的一個山坡上，有二十輛汽車，發出雄偉的燈炬，先是在關電燈，嗣即莫名其妙的，沒有了燈炬，俱停止進行，當令護兵乘車前進，以觀究竟，未幾亦停止，始終不能判斷是自己汽車，抑是敵人的汽車。相持甚久。天將拂曉，誰亦不敢保險。只得使之「開倒車」其顧忌有三：一是我們的車中滿載砲彈，為騎兵送接濟的，戰士沒有了砲彈，無異失掉靈魂，我們當然重視；二是前敵指揮官的行轅距此後方不遠，敵人採用拂曉攻擊，乃軍事上之慣例；三是商都克復後不及二日，行前未接商都電報，敵匪是否有反攻的能力，不得而知。有此三忌，乃「開倒車」

可是我們的汽車，開到一座堡子去以後，便發現迎面來的汽車，正是我們自己的，都是從商都裝運戰利品——汽油——而來。因此深覺管理軍事交通的人，以後應替「開夜車」的設想，使之永遠沒有「誤會」，無妨每天給汽車規定劃一的「燈號」。

四 到了商都

汽車翻越了兩重山坡，漸次可以見到殷紅的血跡，和軍裝的碎片，呵！戰士的血，民族之花呀！此時的心凝重了，對前左右三方，凡是目光可能接觸的任何東西，都予以特別注意。

「商都到了！」同車的人，都顯示出一種緊張的情緒，與得意的風格。因令司機把車開得緩些。天已明。一切景物正于浴於晨光熹微中。

商都爲「察北」多倫化德等九縣局之一，原爲內蒙古牛羊羣，馬羣於六七，八，台王公地。城在七台舊址，築土爲城，寬一丈二尺，深一丈，周圍四千步。在察哈爾省西北極邊。東與張北，康保接壤；南界「綏東」之興和；西北仍爲內蒙古之黃紅溝，與退狐神廟等地。縣境東西寬一百二十里；南北長一百六十里；面積約爲一萬八千餘方里。地處平衝無高山大川。

民國二十四年冬季，日關東軍，在策動所謂「張北事件」之後，策動熱河偽匪暴動，信軍，進攻沽源，寶昌，未幾我商都駐軍張書田部騎兵，亦被迫離開。自是我西都縣六百四

十一村，一萬一千四百九十戶，六萬二千二百九十九男女同胞，遂亦失却祖國的保障，被加上個「亡國奴」的徽號。於是察北縣局完全爲人勢力所有了。

五 能犧牲的代價

車入商都，道經南門。轉到縣府街以後，可以看見很多的行人。我們的同胞；我們的戰士，都顯示出一種欣快的顏色。襯出新的有生命力的活氣，籠罩了整個的商都。

國際間只有民族戰爭，壯烈而偉大；只有爲民族戰爭而犧牲的戰士，才有意義和價值。死得其所，雖死猶生！

由平地泉出發之前，知道進攻商都，有騎兵第□師，騎兵第□師，陸軍步兵第□旅，及炮兵等部之各一部，在彭□□師長指揮之下前，爲操必勝之券，故在步兵方面，犧牲最烈，頗能爲民族戰爭放一異彩，值得崇敬。

入商都後，彭門各師長都已率部前進，遂先訪此次步兵長官□□旅旅長董□□氏，董爲傅作義將軍部之少壯軍人，長於軍事，富於民族思想，記者與之見而僅有一次。平時

輿論，譽爲祖國未來之將材；與其贊襄戎幕之張參謀長，堪稱伯仲云。

計劃收復察北，爲時已久。重以整個局勢關係，迄未實現。但國家全體性的戰爭開始了，收復失地，爲我全民族共同必由之路。因在綏察方面，決於八月十日以後，收復察北。綏東由平地泉等地出發，限於十三日以前，我所有隊伍，在商都附近，集結完畢，開始進攻。

以戰略關係，我軍於十四日拂曉，進逼商都城下，步騎砲兵，以密集砲火向城內射擊。時敵匪在城內者，計有蒙古軍第二師尹寶山部一師人；及蒙古保安隊一中隊。但合計全數，不滿一千。可是敵匪亦早有準備，據查截至八月十二日止，日人田中某某，尙下令尹寶山死守商都此敵匪之第一道防線，承認以大量之軍火軍隊，爲之接濟，並稱將派飛機若干前來助守。因十二日尹匪曾派其心腹密由商都繞紅格爾圖到十二蘇木，晤新編騎二旅旅長石玉山，請先攻化德，彼等在商都不動，伺機反正。惟據判斷結果，此種陳說，未必可靠，而來人亦不能有具體保證，當揮之去。另一面而我已兵臨城下，尹匪尙未之知也。

白晝攻城，是否有利，不得而知。然事實告訴我們，基於民族復興，收復失地的場合下，

蓋無時無刻不可以攻城，雖有萬難，但不難克復，以求達其目的。十四日自午前六時起到午后十時止，敵匪以三十餘挺機關槍，在城之西北角上憑着堅固工事，向我步兵密射，終賴英勇壯烈，前仆後繼的戰士，於大砲掩護，騎兵的協助之下殺進城去，克奏全功。是時城內外高呼着「中華民國萬歲！」「國軍抗日勝利！」等口號。遙相應和，聲遏雲霄。是何等的壯烈啊！何等偉大啊！是役計死敵匪參謀長以下六百餘人，餘在逃。我軍傷亡三百餘名。

十五日晨由商都各界人士，列隊恭迎彭指揮官，門師長，董旅長等入城，安撫我一年餘以來，被異族蹂躪壓迫的同胞，許多年老的國民，莫不熱淚盈眶！回想過去的積憤，到今日方得吐一口長氣，以至歡喜得痛哭失聲！更澈底自信中華民國終有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一天。真是扶老攜幼，簞食壺漿，以迎國軍了。

入城以後，先是檢視尹寶山司令部，除點驗各種文卷冊籍，清理軍用必需品外，方知敵匪確欲固守商都，啓視庫藏，有新近由張家口運到之汽油七百餘箱，由多倫等地運到之子彈十萬餘發，由張北運到之大炭五十萬餘斤。至於軍食，以商都爲出產糧食之區，刻

正計畫徵收統制運銷之中。於是一一由董旅長派員封存，作為戰利品。

在尹寶山司令部後面，為其公館，我們發現口口圍的大砲的神威，有一砲彈正恰恰射中尹匪寢室側旁之護兵室，當死尹匪親信隨從一名，穢血遍地，使尹匪心胆俱裂，遂棄其愛妾二人而狼狽逃去，現其妾二人尚在城內，由我方派兵保護，並送給食品，以彰我寬仁之德。

嗣即在縣政府巡視，除縣長朱敏癡及繙譯官等三名在逃外，餘自總務科長以下，均係當初被迫降敵，全留待罪未去，當由董旅長分別親加撫慰。同時就近召集全城士紳，公推代理縣長，暫維縣政。當推定前縣府總務科長，河北任邱人，劉蔭榛代理縣長職務，其餘各科長，由十紳分別負責，准予暫行留職。當令將縣政府之顧問室撤去，所有顧問室之一切文卷封存待查。

其次為日株式會社所分設之大蒙古公司，及商都俱樂部，均行分別驗封。惟電報郵政各局之負責人在逃，目前不能繼續供應交通上之需要。

六 當商都淪陷後

察北在日關東軍策動結果，而宣告淪陷。由內蒙古之德王與卓世海出任傀儡，背叛祖國，偽設蒙古軍政府，及察哈爾盟公署。根據其實際情形前者爲軍事的；後者爲政治的。商都縣因隸於察盟公署，改縣政府爲縣公署，設總務、財政、保安三科。縣公署內設縣長科長共四人；繙譯官及股長共七人，三科之科員共四十人。爲囊括地皮，壓榨人民之膏血計，以財務科設員最多，佔科員全數二分之一。

縣公署之縣長辦公室，又爲日籍顧問室，凡關行政者，事無大小，顧問有最後決定權。一切文件須經其簽字蓋章，方能發生效力。商都克復之日以前之日籍顧問，爲朝場秀二與尾坂武雄。此二敵匪，當推朝場最富於政治手腕與殖民經驗。其態度之和平及措施之迂迴，頗能麻醉縣公署一般中上級職員及其平日所接近之士紳。至今竟有稱道其賢者，殊堪痛恨。

縣公署之任何冊籍，均用成吉思汗紀元紀年，簡稱成紀，現在爲成紀七三二年八月。

日株式會社，在商都設大蒙古公司，其目的與作用，對於出產之運銷，規定物價，包買包賣包運，調查商都全縣之生產量等，要之爲日本軍閥後面，統制農工商各業之總機關是也。

其次爲俱樂部之設立，表面爲招商承辦，實際亦歸大蒙古公司經理。提倡嫖賭烟酒，毒化一般善良人民。開設未久，每日可得捐稅三四百元，不到數月，其全部經營所得，常在六七萬元以上。青年同胞沾染此種惡習，如不能自拔，無異斷送祖國之生機。日人之陰狠惡毒，令人不敢想像。

城內之商會，公安，電報，電話，郵政各局，均有日籍指導員插足其間，任各該會局之指導，並將舊有一切交通行政組織，一律改變成與偽滿洲國所通行者一樣。有電話局田局長，爲河北省人，原由涿鹿調商都，商都淪陷，彼堅決與其職務共存亡。一年餘以來，受盡指導員之凌辱壓迫，其所過生活，爲指導員執勞役之生活，取烟送茶，未敢或慢，稍不順意，動輒得咎。此次我們在商都見面時，彼涕淚交流，鋪述亡國後公務員之慘痛，不忍卒聞。

商會被支配後，遂通令所有商號，通用偽滿洲國之中央鈔票及鋼製輔幣。計鈔票有五角，一圓，伍圓，伍十圓，一百圓等六七種，輔幣有五釐一分者數種。現在商都既經克復，關於金融之改革，應是一切要問題。

教育方面，城區男女高初小學校所用課本，均係偽滿洲國文教部所編訂之課本，其中完全為歌頌日本皇室與日本軍閥者，其詞句充分顯示奴化性。

至於人民所受之痛苦，一種是捐稅之壓榨，一種是兵匪之劫掠。商都全縣捐稅，計有七十九種，如所謂阿片稅，阿片印花，禁烟特稅，各種附加，罰款，稅外收入，俱樂部捐等，每半年度之收入，為八萬八千一百三十餘元。商都實在人口，僅有三萬六千至四萬之譜，合計每人每半年在正式規定之捐稅額下，應有三元以上之担負。至兵匪劫掠，為害之烈，更無論矣。

查商都位於察北之西，密接綏東，為察北偽蒙匪軍之第一道防線。為圖長治久安計，偽蒙自背叛祖國以後，無日不在招兵買馬，積囤糧之環境中掙扎，並企圖擴大地盤。自

去年七月以後，王道一匪軍奉偽命開到商都，正值人民收穫時期，以進攻紅格爾圖爲藉口，到處劫掠，盡其所欲爲。

九月初王英又就商都編練軍隊，強令各鄉供給草料，及攤派車輛，損失較王道一時更大。及至十月，王英軍隊編成，察北各匪軍，準備進襲綏遠，雲集商都，抓車徵夫，城鄉之交通因以斷絕。山西之石炭不能運入商都，各鄉之食糧不能運往城內，以致每一小車牛糞，平時賣五六角錢者，遂一躍而漲至四五元，米麵更貴。人民至此，生活困難已極。

十一月以後，王英軍與蒙古軍第八師包悅卿部，先後在綏邊潰退，道經商都，姦淫劫擄，任意橫行。衣物銀錢，被劫一空。鄉民窖藏糧食馬鈴薯等，皆被匪軍掘出，飼養馬騾者十之二三，糟蹋拋毀者十之六七。人民受害之重，殆無過於此矣。

七 國旗飄揚在商都

因自己職務關係，在商都只能留住兩日。行前曾一再訪問縣政府及學校。嗣應劉代縣長及各士紳之請，與沙茫同志爲商都各界會同組織了一個「商都縣民衆慶祝國軍

抗日勝利大會，「照內地開會法，擬了一個開會秩序，規定了全縣即日懸掛國黨旗，推行黨歌，製定標語，口號，撰了商都縣民衆慶祝國軍抗日勝利大會告民衆及敬告前線抗日將士書兩種。會定八月二十日上午八時在城內馬王廟戲樓廣場舉行，可惜記者十八日午若籌備完了，就要離開。據說，日本人到商都後，限制各機關及商店一律將中國之國旗與黨旗及總理遺像燒燬，改懸日本旗與蒙古旗。但除總理遺像，確已無從求得外，原有之國黨旗，商都城內幾每家都存在。當記者離開商都時，我中華民國之國旗早已飄揚在商都了。（商都克復之第六日在平地泉發）

——陳幼謨——

察哈爾的陷落

一 先說大勢

察北淪亡以後，所謂「察哈爾」只剩了「三口」所範圍的區域了！北面是張家口，東面是獨石口，南面是南口，就是舊時河北省區內口北十縣的地方，地面雖然不大，而對日抗戰的關係上，却非常的重要。因為南口到張家口這一段，正是平綏鐵路全路軍事險阻所在，亦為晉綏乃至整個西北對日抗戰上唯一的易守難攻的門戶。假使察哈爾在我們手裏，駐上雄厚的兵力，不但日軍休想圖晉綏，入西北，根本上要使日軍強佔下的熱河省失去安甯。而且在南口雄視之下，日軍強佔之平津，將於何時遭我之突襲，日軍實不能有一絲毫把握。故日軍於七月末佔領平津之後，識者咸認日軍主力必速攻察哈爾，其攻擊方向不外由北平攻南口，張北攻張家口，多倫攻獨石口，其尤緊急者，為北平對南口之進

攻。

二 敵我的布置

因爲宋哲元之貽誤，喪失了平津，平綏線西戰場的準備，不能不積極，因爲軍隊系統的複雜，作戰能力之不同，思想立場之不盡一樣，故指揮調遣爲困難，至少在外形上，平綏線上有晉綏軍，二十九軍和中央軍，這一期作戰指揮的傅宜生先生，實在煞費苦心；不過，大體上總算決定了一個原則，就是晉綏軍自綏東攻察北，二十九軍劉汝明部由張家口攻張北，中央軍湯恩伯部守南口，另以湯所部之高桂滋部進獨石口方面，以對付多倫方面南襲之敵。

我們這種布置，當然是針對日軍作戰計劃而定，日軍主力在北平而察北方面僅有蒙僞各部，原則上已布置成南攻北守的形勢，因此，我們是預備先北取察北，然後南出南口，西入熱河。當時許多人的預料，日軍攻南口，雖然他們自誇以爲很有辦法，然而決難如願以償，則其攻擊方向，或將自多倫以脅獨石口，張北以牽掣張家口；不過在我們原來作

戰步調上，我們已決定而且有把握可以先攻下張北，因此敵軍之欲利用張北，勢不可能。

三 可殺！劉汝明

當南口緊急之時，南方各報皆盛傳劉汝明如何爲守南口老將，如何已積極增防南口，但恐劉之兵力單簿，望中央速派隊援助；而其實大謬不然，北平失陷後，昌平已入敵手，南口北平間平綏路一小時餘可到，劉在南口之駐軍僅步兵兩營，而且除南口山下有簡單土溝一條外，無任何防禦工事可言，即此僅有之兩營兵力，亦未作嚴重戒備狀態，所謂「嚴防南口」者，全爲欺騙國人之宣傳。不但此也，劉汝明不自守南口，當不能阻人之守南口，然而當湯恩伯軍奉令由綏東搶防南口之際，湯事先兩次派人與劉汝明接洽，劉皆不允湯軍入察哈爾境，令其止于柴溝堡以西！其能公然出口之理由，一爲疑湯軍將來難免不奪察哈爾地盤！一爲中央軍緩入察省，日軍或可容察省之苟安。故其對外宣傳如何戒備，目的在使一般國人仍待之民族英雄，而仍遂其封建軍閥之實際。劉汝明軍如此阻擋，而在張家口之日本特務機關，則任其自由活動，每日由張北開張家口之日本汽車，帶

來成千成百的浪人與漢奸，劉汝明對之無絲毫之限制，高桂滋與劉汝明本爲舊交，然而爲接洽國軍之進入察省，保衛國家，亦須自大同化裝成商人，潛入張家口與劉汝明會商，我們不知張家口爲何國領土，劉汝明究爲何國軍人？

四 故 誤 戎 機

幾經磋商，最容易劉汝明始允許湯恩伯過張家口，而又不允許湯恩伯之前敵總指揮部設于宣化，蓋湯此時職司前敵，總綰察東察南，則其指揮部應在東南容易兼顧地方；劉汝明憑何理由不允許爲國家作戰之軍隊，在國家領土之內，選擇其指揮所？湯恩伯星夜搶守南口之後，在頑石禿山之上，勉作簡單工事，費力多而成效甚少，乃劉汝明向中央報告，謂南口陣地早有鐵筋洋灰工程，湯部守之必易，不解是何居心？

照我方原定計劃，南口守定之後，卽同時進攻商都察北，尤以張北爲緊要；傅主席準備於張北取得後，於十五日之內趕作成牢固的鐵筋洋灰工程，作成察北強固的據點，張北鞏固後，張家口可以絕對安全，然後以全力自南口出擊，此爲必勝的戰法。日方在察北

兵力本來薄弱，而且防備很差，我方預定八月十三日夜間同時襲擊商都張北，期於一鼓而下之。商都已於十四日經傅主席所部董其武步兵旅與趙承綬所部騎兵猛烈攻擊之下，被我收復，而劉汝明對張北，却無故遲延一日，始行動作，待其已進至張北城邊，日人指使李守信請劉汝明再緩攻一日，謂李即可反正，不必動兵，劉亦公然應之；兩日遲延，日本關東軍援軍已從容趕到，堅守張北，而驅李守信部對劉汝明部反攻。整個西戰場形勢，至此完全逆轉！

五 寇哉南口烈士

日軍在前關東軍參謀長板垣策劃之下，首先以主力直攻南口，居庸關正面，當其鋒者，為湯恩伯軍王仲廉師，板垣以為挾日軍飛機大砲之鋒利，再以唐克車隊順居庸關汽車路前進，我軍上無制飛機之利器，下無破戰車之功能，論砲則數量射程，遠比我方為優，而壕塹掩蔽，亦皆草率應事，故其預料不難將南口正面攻下，如南口果下，則順平綏路以出張家口，破竹之勢已成。事有出乎日軍意料之外者，無論飛機如何轟炸，砲隊射擊如何

準確，砲彈如何稠密，給予我方如何嚴重之傷亡，然而南口山頭上始終是中國健兒把守！日軍唐克車隊無忌的前進，終被我勇猛官兵用手榴彈手槍衝近破壞至七八輛之多。日軍憑此不便利交通與其充足的兵力，數番更代，不斷猛攻，我方之南口正面自八月九日開火以來，始終爲王仲廉師，激戰兼旬，死傷過半。

日軍欲以優勢兵器，速佔南口之企圖，既已失敗，乃向南口西面用主力對我迂迴，利用冀察民衆之毫無組織，驅使其平日豢養之漢奸及臨時強抓之愚民爲嚮導，向複雜的南口山脉中突進。湯恩伯乃以所部王萬齡師自南口西向展開，襲擊日軍迂迴部隊，並欲相機出擊，以解居庸正面之壓迫。誰知日軍兵力遠過我方，接觸之後，戰線過長，預備出擊之兵力，全變爲臨時陣地之防守。雙方互爭高地，死傷之衆，尤過南口。蓋長城之作用，本係自南防北，故險要多在長城之南，而我軍今則南向以防日軍，長城作用，整個爲之顛倒，故我軍須入長城與敵爭形勢。日軍迂迴計劃，受王萬齡師之阻擋，乃繼續向西展長其迂迴路線，於是王師兵力分散，往往一連步兵之防線，拖長至數里之遙，每一山頭之兵力，往往

不過三數士兵。後方已無所謂預備隊，勤務兵，傳令兵，伙夫皆已執槍上陣，傷亡之官兵，滿山滿谷，而陣線始終未被突破。

其後李仙舟師及馬廷壽獨立旅先後加入，欲先使南口陣地鞏固，傅主席更親率生力軍數團，屯兵居庸之北，已定期大舉出擊昌平，威脅北平，響應平漢線北上之國軍。日軍見南口攻擊計劃，行將失敗，乃加緊突擊，湯部所餘無幾，新增各部傷亡亦大，然而大家所恃者，希望劉汝明能支持張北戰局，待南口出擊實現之後，中央援軍數師，計日可到，然後北解張垣之危，重復優勢戰局，誰知劉汝明竟再誤大局哉！

六 誠何居心！

劉汝明遲攻張北二日，大誤戎機，李守信在關東軍支援之下，已反攻張垣，則劉汝明應早明白形勢之嚴重。善爲鄭重對付。乃始終愚人自弄，留其主力於張家口之南，散駐宣化，涿鹿，陽原，蔚縣，早作退逃之布置，而遣其雜色部隊與敵軍對抗。張垣之日方秘密特務機關，仍然存在，被人指出之秘密無線電音，亦不加取締。張垣如此緊急，不聞戒嚴。日方在

張之商店旅館機關，衆皆知有日人密藏其中，亦未加搜查。其他軍事機關欲在張垣作肅清漢奸工作，劉則一概不加許可，南口特別緊急之時，湯恩伯曾電劉請將其駐涿鹿懷來附近之某團，向南稍爲移動，必要時請其增援，劉始終未曾覆電。劉之主力盡在後方，張北敵人反攻之時，劉不調其主力赴前方，而反向湯恩伯請兵，欲抽已萬分緊急的南口防禦兵力，誠使人大惑不解！記者在察境所見作戰前方城市，無一地不遭日機之轟炸，無一日不遭日機之光臨，無論軍民無不痛恨日機之狂獷，獨至劉汝明主力所在之宣化涿鹿等縣，日機雖不斷在上空飛過，其所部軍隊仍在大廣場上密集體操，了無躲避意味，懷來與涿鹿相去數十里，懷來已被數百巨彈，居民逃避一空。涿鹿爲劉汝明基本部伍所在，而日機竟未曾以一彈相加，民衆亦未受炸彈之威脅，彼等何幸而爲劉汝明部下之士兵，更何幸而爲劉汝明治下之居民，八月二十四日察省全部戰局已至最劇烈之階段，日機成隊過涿鹿，猛炸柴溝堡，張家口，懷來，康莊，而對涿鹿等地仍保持「親善面目」。記者早臨其境，頗有和平中立地帶之感。

七 大局奈何？

劉汝明之「不堅決抗戰，可以緩和日軍進攻」之迷夢，終被日軍不客氣的進攻所粉碎。日偽軍節節進逼張家口，勢將奪劉汝明視爲寶貝之地盤，傅主席爲大局起見，不得不移南口待命出擊之師，反戈以救張垣之急，劉至此始倉皇調其後方基本部隊及砲兵至張垣應戰，而大勢已去，回天無術。張家口以西鐵路，被日軍截斷，傅主席所部亦大半作冤枉之犧牲，八月二十五日夜間，偽軍先頭迫入張家口，劉部倉卒敗退。自此日軍目的已達，無利用劉汝明之必要。向之對劉部後方異常親善之日機，至此成羣結隊轟炸宣化，涿鹿，蔚縣等地，其所用炸彈尤大於炸湯恩伯者！

南口方面自二十三日夜，得日軍騎兵大迂迴自鎮邊城進入長城之報告，湯恩伯已下令各部死守據點，以待平漢路繞道兼程北上之中央援軍，蓋日軍繞至我兵力不夠分配之右翼，以入長城，事實上不能補救，故下死守據點待援之決心。各部亦已遵令死守原陣地，預料援軍即可到達，當時激昂慷慨，準備全部大犧牲之情緒，可以動天地，而泣鬼神。

然而張家口已失，南口已無後方，援兵縱到，大局無補。於是光榮抗戰近二十日之南口將士，不得已，在日軍四面環攻之下，於二十六日晚開始攻擊後而退却！

自此，北中國軍事險地，我們忠勇的將士血染遍了的關山，又入日寇之手了。

板垣死攻南口的辦法，已將全部失敗，北方戰局大可挽回，一誤於劉汝明之緩攻張北，再誤於劉汝明之不以主力支持。一着差失，全盤失敗，此後南口與張家口之再奪回，不知要再枉流多少熱血了。

八 不足悲觀

察省之失，不敗於軍事，而敗於政治。蓋軍權未絕對統一於國家，軍閥私蓄武力，事事先個人利害而後國家，爲此次失敗之絕大原因，故抗日必須先將封建軍閥澈底剷除，此點我們認爲國家不能再用姑息手段優容收類。蓋是非不明，賞罰不立，國法軍法蕩然無存，則無以建立忠肝義胆捨生報國者之正氣，平津之變，不責宋哲元，或爲勗勉全國軍人以自愛，劉汝明之罪，如果再不依法辦理，處以誤國之罪，則此次犧牲過萬之將士，果有何

意義以自解？自私軍閥之最大要挾充其量不過正式投降日本，明作漢奸，此舉頗不足慮，全國士兵與下級幹部皆爲忠良愛國之士，任何之官欲令其作漢奸，絕對爲事實上不可能，尤以二十九軍之官兵，其抗日情緒，絕不在全國之後。

是非已明，士氣自振，將來反攻，自不會發生內部不齊一之現象。就具體事實而言，日軍雖佔察哈爾，但不易利用平綏路；蓋青龍橋山洞已經蔣委員長事先命令兩次重大破壞，最少須二三日之修理，故仍等於佔一無鐵路之地區，此點予我反攻上以極大的便利。察哈爾民衆雖在冀察當局極端愚民政策下面，毫無組織，就其各別行動，對於抗日工作異常盡力；以後我們能加緊民衆的組織，迅速反攻，日軍仍難站穩！

傅主席最近有幾句話，可以代表前線正確的見解，他說：「這次抗日戰爭，本不是一二年可以希望最後勝利的事情，目前挫折，不足驚異，我們只要始終不屈服的打，最後一定可以成功。凱末爾之土耳其獨立戰爭，只在最後幾次勝仗，就革命告成，我們要忍耐戰敗，以等待這最後的機會。」（九月一日大同）

——長江——

〔按〕本書付印時中央對於不戰而退，貽誤戎機之劉汝明已明令撤職留任，使其反省自効，以示寬大之意。

今 日 的 綏 東

八月初，湯恩伯部急援南口，剩下來同等重要的綏東一線，先後由散駐綏境的各部隊開入增防。當他們暗暗的經過街市時，我們看見去冬綏遠參戰的將士大都鼓起了新氣魄，風采越覺煥發了；騎兵的馬近來越加矯健了；我們的運輸汽車隊行列一拖十數里，裝甲車救護車也都出來的確，我們比去年進步多了，力量多了。特別是反正未久的安華廷旅，八月四日徒步過平地泉，他們由日本手裏得來的雜牌槍枝和襤褸顏色不一致的軍裝，刺激着民衆的眼睛，惹得大家巴上去看，軍民交換了生疎而親切的目光。兵士們，雖物質不如人，但是精神顯得特別有勁，充分暴露着一個有豐富生命力的集團，他們匆匆的來，又匆匆的向前方去。我不禁爲國家掛念着他們，同時爲他們祝福！

兵越開越多，而且在後方都停留不久。這時我們偷偷的估計，自己在綏東沿邊至少

已經有了×人以上的兵力。兵力不算小，對付察北一些匪偽軍，定有辦法。大家因為放心，愈覺興奮了——我們此後決不會祇於放心而已，一定還要向察北的匪偽軍出擊！

民間消息的傳播，比由上級官方得來的還快上幾天。實在的，我所知道我們將要取商都的消息是來自士兵，來自一般軍民的常識的判斷——是來自全國人民的一致要求！當時，心弦的激盪，血的沸騰，相信吧！一切都該不成問題吧？大家大概都聯絡好了：察邊之間，各軍之間，以至對於準備反正的偽軍，應該都有默契了吧？收復失地！即速進至熱邊與日本作戰！奪回平津，全面戰爭一定由這一戰略的開展而獲勝！這時全國各處的抗戰情緒如何我們不知道，綏察一帶却頓時充滿了樂觀。

大軍已經進到敵對線的最前方。都已經出了綏東境，都握住了火藥的爆發點。探騎接連的報告最緊張的消息，商都城內日偽軍數目，城邊防務狀況，準備逃亡，汽車停放的位置。這些對於我們決無問題，只有更加重了我們可能勝利的信心。現在，只有張北的情況還未明瞭。

張北商都收復軍事，密議在八月十一日一齊發動，結果竟因故遲延，毫無疑成了以後任何不利情況的一個因素。張家口方面了無消息，高級指揮官僕僕晉綏道上，一切人的焦灼疑慮，已經斷定了我們必然要有一個不可避免的損失。遲延軍機的原因裏，包括兩個嚴重的問題：一、有一些官吏對抗日戰爭之性質認識不清，見地模稜，因之聯合作戰力量分散。二、軍隊組織尙欠完善，指揮系統劃分不清，封建思想未除，人事關係太重，私人情感比階級服從還要緊，於是個人的利害往往看成較重於民族的存亡，這樣在軍事行動上我們就難免許許多的吃虧了。

十三日傍晚，暮色矇矓中的平地泉載重汽車在街上穿梭般的飛，砲彈，子彈，高射砲，麵粉，乾糧隨着運往前線。各高級長官倉忙出城到部隊去，佈置明天對商都的拂曉攻擊。平地泉的人——時時受着察北敵人威脅的人，於深信我們自己兵力以後，好像完了一件夙願似的放平了碎撲兩年的心，再去準備着商都克復之後的事業新計劃，必要時這幾天再躲躲牠的飛機。

十四日一個上午綏東後方空氣在靜穩中，大家很安心的好像都可以聽見商都勝利的砲響。傷兵陸續回來了，說在激烈的戰鬥中我們已經佔到一切有利位置，不過敵人死守城廂，急切還不得下，我們正繼續用敢死隊猛攻。下午四點，火線上電話說敵人飛機三架參戰，敵汽車三十輛載大批援軍到商都。後來消息混亂，直到子夜，整個綏東都為收復察北軍事興奮到疲憊了，忽然佔領商都城的消息，由前方的急報傳來，在漆黑的平原上，人馬汽車開始了最大愉快，迅速的動作，繼續到東方發白。

如果說克復商都之役是以力取，那麼拿回嘉卜寺應當完全是石玉山反正軍用智的成功。大家正為着收復商都而慶幸的時候，忽又傳來嘉卜寺已為我們佔領的消息，石玉山部怎樣進入察北，事前很少有人知道，這一批反正軍在去年大草原作戰期間，已經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偉績，這次竟告奮勇斜出朔漠之北，經數百里無人烟區域，輕騎急入，忍飢寒，沐風雨，兩日夜間直達察北偽組織都會，一鼓而下堅城，其戰功將永留史冊，其精神誠值得萬民膜拜，景仰！

石部騎兵全數不過兩千人，中間用在攻城的又僅祇曹凱一團之衆。曹團以前駐嘉卜寺很久，地形熟悉，與當地民衆感情聯絡密洽。當十六日他們到達街外以後，市民都驚爲由天而降，急忙指告他們敵人各軍事位置所在，各路口，各機關，弄得德王等和他的軍隊難辨虛實，只好倉皇退走，結果，石部幾乎是不血刃而佔了嘉卜寺。這樣實際是一個游擊戰爭的收果。彼時他們已經具備了游擊作戰的一切條件，並且已經充分利用了游擊的方式，能夠及時發動，使敵人無所措其手足，最靈活最迅速的完成了光榮的任務，以少數戰勝了多數。

嘉卜寺游擊戰術的勝利，是我們全民族革命戰爭勝利前途的最明白指示，惟有普遍的發動游擊戰爭才能以弱克強，奪得抗戰勝利的把握。在目前各線作戰都已經有了血的經驗的時候，對於石玉山部的游擊戰術，實有加以澈底認識與選擇的必要了。

察北各路進軍的勝利，恰足以加深張北方面戰況不利之嚴重性。劉汝明因屢誤軍機，對僅僅千餘之日僞軍，既不能勝又不能抗。到二十一日，×部竟由圍攻張北的形勢，而

敗退於漢諾場（張家口張北間大山）之南繼之，敵軍乘勢進逼，萬全縣又告失守，察北勝利軍事，於此陡變！

由嘉下寺向北伸入各軍停止了進攻平地泉，豐鎮，和。大同各留守部隊連夜由鐵路回張家口以北線增加，綏東五縣至此僅有一營人在陶林至平地泉路上。次日，綏東國民兵亦奉命徵集開赴前方，他們將刀槍銑斧帶在身邊，黑棉被暫時作了軍氈，威風勇氣雖不亞於正規軍，但是在另一個角度看，察綏軍事的緊張與險惡，很顯明的，一定達到了頂點（二十六年九月三日，大同）

退守雁門關

一 大同守不住

敵人攔腰一刀，切斷了平綏路的張家口後，西戰場上的戰績，無可紀述矣！

我們退得快，敵人追得更快，有如洪水決口，一瀉千里，大有不把我們祖宗墳墓掘乾淨不休之概，我們不是在此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說洩氣話。這都是事實，我們不必忌諱，我們要在這失敗中尋出勝利的經驗來。

南口淞滬的血戰，證明了中華民族不是絕對沒有出息的民族，更說明了只有犧牲才能獲得生存。但是，不到半個月工夫，敵人腥羶的血手，由張家口伸展到雁門關北平原和綏遠。這並不是我們的軍隊沒有勇氣，而是在前線率軍作戰的將領沒有犧牲的決心，太看重了自己，漢奸的活動，亦為造成西戰場不可收拾局面原因之一。要是每個部隊都

能像十三軍三十五軍那樣英勇應戰，何必一定要來守最後一道的雁門關？

這麼大的戰爭，是關係整個國家民族存亡的戰爭，必須發動民衆力量與軍隊配合，然後才能談得上全民族戰爭。同時前線戰爭勝利失敗的消息，政府應該確確實實的告訴民衆，使民衆有所歡騰，有所震懾，時時刻刻與戰爭發生關係。假使專門宣布好的消息，壞的消息瞞着民衆，這樣無異麻醉民衆敵愾情緒，澈底的民族戰爭中一切都應該公開。

西班牙的民衆，老的少的拿着舊得不堪的破汽槍毛瑟槍幫助軍隊，保衛祖國與叛軍對抗，婦女們把燒熱了的火油，灌在瓶裏送給她的男子，躲在屋頂角落裏去澆進攻的軍隊，終於肅清了潛伏在馬德里的法西斯勢力，使叛軍怎樣攻擊，對馬德里無可奈何。這是軍民合作力量的偉大！我們要保衛祖國，收復失地，必須像西班牙民族，一致參加戰爭，並且要決心決意的來戰爭，然後才有前途！

張家口以西，大同以東比較可以守的地方，只有天鎮陽高。可是這保障晉北綏東的兩扇大門——天鎮陽高，始終是開着等柴溝堡被敵人一砲嚇回來的李服膺來把守。屢

門關內的生力軍，沒有先事開上去或事後增援，眼着着沒有犧牲決心作戰的李服膺，伍一個個的被敵人消滅，一大塊一大塊的土地讓給人家！

原來天鎮早就修築工事，但是只打了一點基礎，沒有建造完全，這次要用也來不及修了。敵人取得永嘉堡就分兩路攻擊，一路攻天鎮，一路攻陽高。

九月八日天鎮失陷，一團人被敵圍困城中，不能退出。而敵未予顧問，當晚直攻靈文皂。一直到大同退却前一天，我們的軍事關係人還說天鎮在我們手裏。他的理由也是這一點。我不知道退出大同後，他還說天鎮在我們手裏否？人家的用兵迅速活潑，佔據靈文皂後，馬上掉過頭來繞天鎮山北去圍豐鎮，九日豐鎮吃緊，孤山發現便衣隊，同時興和方面等待綏遠的國民兵去增援了。

九日敵人的七輛唐克車衝進陽高，陽高是一個村莊，我們軍隊已跑得很遠，李服膺的司令部在這裏，聽說早一天他還有他的旅長，跨上馬背不知去向了！後方的守兵遇到前線跑回來的兵，問清了他是晉綏軍，即招呼他趕快退走，要是另一部隊的兵，他就「王

顧左右而言他」了。同一條戰線上的弟兄，不應該有彼此了。

土地去得非常藝術而有規律，也許爲的容易計算，所以一站一站的送掉，陽高以後接着就送王官人屯，聚樂堡，周石莊，周石莊以後就挨到大同，大同雖然大得許多，但是一樣送法。

矗立在御河畔的大同古城，要是到後幾世紀來看牠，確是巍巍雄壯，不愧爲古代名城。但是在現代的立體戰爭中，牠的雄壯消去了百分之一百，對我們對抗異民族侵略的戰爭上，不能幫一點忙。九月十二日的黎明牠已脫離了中華民國的國籍！

不但平綏路上繼續不斷一城一村的滅亡，離鐵路遠的地方也是一樣，陽原，蔚縣和涑源，又在劉汝明的手裏送了出去！陽原，蔚縣，廣靈，靈邱和涑源，這些地方，在內線作戰上，於我最有利的區域，並且是平漢路與平綏路間唯一可以連接的地帶。能守住天鎮，陽高，豐鎮和興和，然後才能出雁門關，拊敵之背，根本粉碎了敵人大陸政策的西進。現在天鎮陽高不死守，放棄大同，陽原，蔚縣，涑源歸敵，以雁門，娘子兩關爲天險固守，此無異自斷兩

臂。試問僅留軀幹，將有甚用？

二 雁門關上

十一日的下午四時，大同城內街上已經死寂得很，只有幾個賣西瓜的老漢，在街頭上擺動，維持了一些市面。城門洞口的守兵，不像往日那樣自然，對進城來的人盤查，也改子語詞，沉重而帶有埋怨意思的，「進城來幹什麼？」的問話後，再不接上第二句。其他的衛兵，拚命的把鬆土往麻袋裏裝。

我想和快要分散的大同鄉村作最後一次的遊賞，表示惜別，同時對我們的退路先認識一番，免得暗夜裏走錯了路，做了俘虜。所以出西門，出西門向西北方到雲崗，西南到口泉煤礦，向南走就進了雁門關。新由鄉下徵集來的大車，幾十輛聯成一線，穿進城裏去。三隻三個機頭的敵人重轟炸機，向口泉那面飛去，經過我頭頂上空。躲入樹底下，打開照相機預備照的時候，後面青紗帳裏拍的一向，子彈嗤——的穿過樹葉，接着又來一槍。我初次做射擊目標，自然不免有點驚慌，但是對這槍聲來歷，覺得非常奇特，當時我有

兩個判斷，一個是城牆上的士兵誤會我是向飛機指示目標的漢奸，所以開槍，不然，定是敵人的便衣隊開的槍。

將到午夜，一道「退出大同」的緊張令，傳到了大小機關。汽車，大車，駱駝，毛驢子，獨輪木車和洋車滿載着各種各樣公的私的東西，潮水般的湧出西門，好像敵人已殺到背後。嗚嗚的汽車喇叭聲，耀眼睛的燈光，嚇得駱駝沒有躲處。反正不是自己的大車，士兵用着長鞭子雨點般往馬身上打，要牠和汽車一樣快，跑斷了馬腳，折了車輛，只有車夫心裏難過。

在逃亡時的汽車，最遭人妬忌，只要稍爲開得慢些，車後面靠得住要吊上幾個弟兄，或非正式的公務員，老百姓不會有爬汽車的胆量，只好用手按住鼻子避開難聞的汽油味。一部跟一部搶着往前開，汽車壞了，汽車夫跳上別的車子就跑，沒有心想來修理牠。護路裝甲汽車，鐵板雖然不夠一寸厚，總比普通汽車保險些，可是牠也胆怯，尾跟着汽車跑，恐怕落在逃亡羣衆的後面。

退却比打勝仗難，尤其是倉皇後退時最難，難就難在不能整齊，不損壞軍需輜重。大同是西戰場的軍需庫，自從天鎮陽高不守後，大同的放棄，是必然的事實。當我們在八月底由察南退入晉北，就有很多車輛把彈藥運回雁門關內，同時也有往大同方面運，退出大同是很從容的，並且把預備輸送隊伍搶防蔚縣——因為劉汝明不等接防隊伍開到就走，致陷於敵手——的四十輛交通汽車，調至大同備退却用。我們理想中，沿途存積的軍需輜重，應該沒有遺棄，但是我們最缺乏最足珍惜的四千桶汽油——這個數目係最後退出大同的一個兵，在原平告訴我的。在懷仁燒了，一把火燒之大吉，這是萬不得已的急法子，很從容的退走，還用急法子圖省事，不惜物力，主持退却運輸的兵站負責者，良心上太說不過去了。

離開大同城不遠，東北角有稀疏的槍聲，一個弟兄說是敵人的便衣隊放的，我於是明白昨天的兩響奇特的槍聲。

天亮了，道上離亂情景清楚看見，大家望着雁門關走去。挾着一條棉被向關內逃亡

的莊稼人，腳上似乎拖了一條長鞭，緩慢前進着。田裏已成熟的高粱，狗尾大小的米穗子，倒灣及地；好幾年沒有過的好莊稼，使他們有點戀戀，希望不久可以回來收割。兩備老漢，一挽一推的拉了一獨木輪小車的蒜頭，沒有一點行李。他們流浪的生命的支特，全靠這車蒜頭上。

雜遝的人羣中，看出中國整個社會的階層來，而且在這種機會裏看得頂分明。

懷仁離大同七十里，空氣比較鎮定。到岱岳更安靜了。五天前就聽說要開到大同增援的×××軍，他的先頭部隊在岱岳汽車站北五十步遠的公路兩旁開始挖壕，他們想死守這塊平地嗎？抑是想掘一條深寬遠長的壕溝，使敵人的唐克車不能衝過而逼近雁門關。這個計劃是對的，那麼動工太遲了。

太陽鑽出地壳，吾人唯一可顧慮的是敵機空襲。一輛裝運子彈的交通兵團汽車停布站上休息，子彈箱上睡着了一位斷了腿的十三軍軍官，二個護送他的勤務兵下車買食物，一位普通裝束的男子，沒有下車，站起驚慌的喊飛機來了，害怕而沒有經驗的人都逃

散了。他把蘸了火油的棉絮，想把火引着這一車彈藥，斷了腿的軍官睡夢中驚醒狂呼。他的勤務兵上去拖下汽車，兩頂鋼盔權作武器，把這個漢奸打得半死，送縣署法辦。他們在南口作戰吃了漢奸不少虧，今天總算出着一口氣了。

開得快的汽車，早已不見形跡，走得慢的羣衆，落在後面很遠。這段公路上除了我們的汽車，沒有朝後開的汽車，撞車的危險，可以保證沒有，車夫開足馬力疾駛，把輪下的鬆土，捲成一條黃龍。假如我們是追擊敵人的話，真有一「直搗黃龍」之概，然而，我們是奔逃。今天我們這樣疾馳的退走，明天敵人就能在這條路上更快的速度追逐我們！

未進雁門以前，嫌北面公路和路旁的樹木，沒有關內經營得平坦整齊。但是進了關，反悔恨關外有條公路。

登上廣武鎮的太和嶺，就算進了雁門關。此地是隘道，逃進關來的汽車數十輛，擠得來不得來，去不得去。開出關去的××軍也要在這道狹路上通過，擁擠情形，有點像上海南京路。兩邊山峯彷彿永安公司的屋頂。

最害怕的東西，一來三架，由東北上飛過來，弄堂式的隘道上，沒有地方來隱蔽，同時兩輛汽車擠斷了去路，進退兩難，只有等着吃炸彈，給敵機舒服服炸一下。沒有飛過山頭，左轉灣向東去了。大家慶幸拾了一條命。

×××的軍隊由××開赴晉北，增援天鎮大同，大同雖然放棄，還未奉命停止前進。明知雁門關北無法挽救，但是只好去了再退回來，徒勞往返。假如早幾天能開到天鎮前線或綏東，這支生力軍不會無功而還。至少限度可以使敵人沒有那麼容易。遠水救近火，總不是好辦法。

繼大同之後，有好幾縣脫離了中國政治的統治了！其餘的幾縣只要開來幾輛唐克車，就可掃蕩我們的一切！

我們不要因此沮喪，只希望不是隨便放棄，而是有計劃的暫時退守，那麼前途還有光明。

三 同蒲車裏

兒童玩具式的同蒲路，正式通車的終站，是在原平，巧小玲瓏的現代交通工業，居然把原平點綴得很像樣子。它沒有發育成大，要它負起民族戰爭中的運輸工作，覺得它幼小可憐，有點誤事了。

原平這個地方，也像別的城鎮，一樣沒有市面，成爲死鎮。聽說敵機只來過一次，大商店怕飛機逃到鄉村裏去防空，不營業了。小一點的舖子，索性關起們來了。

原平是公路和鐵路的聯運站。近太原能看到一樁民衆的後方工作了，心裏非常愉快。

十三日的侵晨，泥路被夜雨打得溼滑不堪，一隊武裝的女同志，揀着比較乾的泥土走出土堡，去後方醫院看護傷兵。山西女子的勇敢精神，在綏戰中使我認識過。雖然這隊女同志，全是陌生面孔，但是她們的精神與我很熟悉的了。所以一接談，好像見過的一樣。在路上走的時候，一位友同志要求隊長給她發言機會。

「最好請你到後方醫院去看一看。兩個傷兵蓋一條被子，有的蓋不着，醫院新成立，

編制只能容納一千傷兵，如今來了很多，自然不夠分配。但是，這樣待遇流了血的戰士，我們太對不起他們。請你把這種情形傳到後方去，教後方多捐些被蓋來吧！」她似乎要掉淚的對我說完，跑步歸隊去了。

她的這股熱情，使我感動起敬。但是引起我更慘痛的回憶，許多許多的受了傷的英雄，在退却時沒有人救護，活活的給敵人殺死。

「我們本來分發到大同後方醫院服務，大同已放棄，我們只能在此地工作了。」

「我們早上六點去，下午七點回來，路很遠，時間也不經濟，想住在醫院附近，好多看護些傷兵，可是××軍專找民房住。」

救護隊隊長劉慕貞女士對記者這樣說。

車站上的一切，顯示出我們戰爭的凌亂來。恐怕其他大的鐵路上也有這種現象。候車室裏抬進了一位傷了腿的戰士，兩個勤務兵很溫和體貼的陪着他。這付担架是由兩根小樹幹幾尺布湊成的，而且用了很久。看他的軍服左胸袋上的法瑯證章，知道

他是屬於十三軍第四師的，我走近去認識他就是昨天在岱岳捉漢奸的斷腿軍官。我去過他們的陣地，對他們的作戰情形很熟悉，談起來很投機。他好像碰到家裏親人一樣，道地的長沙口音越說越有勁，忘記了他大腿上的創痛。

「去奪陣地被敵人機關槍打傷，營長谷允懷派傳令兵把我救出來的。十九年我們谷營長受傷，是我駝他出火線的，所以我受了傷，營長對我特別好。

「我們在平地泉做工，聽說蘆溝橋打起來了，我們的弟兄沒有一個肯做工，盼望快點開上去，好好的和日本鬼子打一仗。誰知打得這樣子，我慚愧死了，回去怎麼見人？孟先生！

「啊呀！好弟兄呀！真能打仗！敵人的砲打過來，他們動都不動，犧牲了可惜！

「我的腿骨打斷了。咳！聽說外國醫院能接，我到了太原多說法弄點錢，到外國醫院去醫。醫好了，再去和日本鬼子拚一拚，我不信，拚死完結！

「八月二十六日我們退却時，板達峪有好多傷兵不能運走，傷兵喊師長救命兩位

師長對他們大哭一場。

「這次關於救護傷兵工作，毫無成績可言，難怪仗打得太快，後方來不及準備。」

他足足說了一個多鐘頭才歇。

「他是×師××旅××團×營×連的排長，姓胡名崑。沒有一點嗜好，我們營長很信任他。」

他睡着了，他的勤務兵告訴我。

很長的列車，只有兩節篷車，早已裝滿了轉運太原的傷兵，後來的只好上敞車。有的是車輛，胡排長和我，還有隨後加入的幾個傷兵，佔據一節敞車。

原平到太原共二百四十里，走了八小時，還有九十里沒走到。這麼慢的速率，好人也受不了，何況一天沒吃飯，沒換藥的傷兵。太陽光底下到太原的希望不可能了，每個傷兵的臉上都露出不可抑制的憤怒。

夕陽沉入地平，拉開了夜的黑幕，深秋季節的寒風，不爲了這幾個衣服單薄的傷兵，

躲藏起來，週圍是鐵板，想不出辦法，只有倒臥在車底上。

胡排長嘆着長氣，把軍氈蒙住頭，精神沒有上午興奮了。

一個像被牛車壓傷了的田雞，半爬半拖的爬到背風的一面伏臥着。他左半股給砲彈炸掉了。

還有炸去了左手的，蜷縮得像一個刺蝟。

他們在冷的難受以外，愁愴黑夜到了太原找不着醫院，要流落在街頭上，沿途所受到的苦楚，確實使他們太寒心了。

到了太原，兩輛汽車在招呼他們，這是從未享受過的待遇，今晚是到了天堂了！

但是他們的創傷，不能在太原醫好，要看雁門關守得住守不住而定。（二十六年九一八前二日，寫於太原。）

——秋江——

「按」本書付印時，不戰已退之李服膺，已被閻錫山氏親訊槍決矣。

從娘子關到雁門關

一 進入娘子關

火車十一點多鐘從石家莊開，先還要經過一段河北省的地方，這一帶是平原，過了產煤的井陘縣，鐵路就入了太行山，名字非常美麗的娘子關，即首當其衝。娘子關有雄偉的風景，在娘子關車站的東邊約二三里路，與平綏路上的南口居庸關一樣，也是令人憑覽的勝地。但後者當時正是戰場，正是抗日前線的最尖銳的一點，在那裏開展着中華民族為自衛而生存的悲壯熱烈的反侵略戰爭，六年來，我們的國防前線已由東四省而山海關，而喜峯口，而平津，而蘆溝橋和南口，難道說明天也許會退到娘子關了嗎？我們但願娘子關永遠作它令人憑覽的勝地，而不要淪為戰場，如果再這樣下去是不行了。

娘子關是山西省的門戶，實際上我們現在還要說什麼「山西省的門戶」這也是

封建的字眼了。不過就地理上說，太行上的天險，確是把山西造成其所以爲山西的條件之一，假設回到歷史上來說，山西若是封建時代諸侯的領土，這實在是一塊很理想的地方了。娘子關以西，火車差不多都在山谷裏面穿行，工程的險峻實不下於平綏路，不過只是輕巧些而已。在這山裏，蘊藏着極豐富的煤鐵，而以陽泉爲採掘的中心，但規模究竟還是太小。

二 太原的一日

「太原印象記」一類的文章，在多少報張雜誌上已數見不鮮了，記者此次由平漢路轉往西部前線，繞道太原，只住了一日的時間，然而這一天，恰恰遇着自盧溝橋事件以後，日本飛機第一次光臨太原，所以這一天的太原，則與往日不同了。

八月下旬的氣候，表現着充分的秋意，晨光清朗，市面的冷落，好相把這都市變成了農村，國防線上的太原究竟是緊張呢？還是散漫呢？兩者都是對的，不過緊張者是一種人，而散漫者則又是一種人。太原城裏的婦女兒童，早已都全部到鄉間去了，這是官廳下的

命令，這些人拋棄了她們的日常工作，終日在外面爲了避敵人的飛機而把整個的時間耗費掉了，婦女兒童姑且不談，就連青年壯丁，他們有的是店員，公務員……以及其他自由職業者，好多人也都是從一清早晨，就到城外外面去避飛機，直到日落方才回來，各機關都在晚上辦公，比較大一點的商店，也都關閉着門，門外貼着一塊小紙條：「本號因防空關係，營業時間自下午六時至十時。」平時他們的營業時間都在十四小時以上，而如今則縮到四小時，那麼這整個太原的經濟活動力，無異已縮小了三四倍，再加上那部分完全停止了日常工作的婦女兒童，這種人力上的消極損失，應該值得我們考慮的。防空自然要緊，然而這種防空的確也是問題。在火線上，千百萬的軍人正和敵人拚命，而我們後方的民衆把所有的時間浪費在「防空」上，諸如此類的情形，非只太原爲然，其他各處如記者以後到過的大同等地，亦都是如此。

戰事在前方開展了，我們後方的許多不必要的工作自然是應該停止，但是，也更有許多必要的工作是須要加緊的，如救護，除奸，供給軍火，糧食，慰勞品等，這許多工作都要

民衆自發的幹起來，由政府與以充分的發展機會與有組織的計劃，不浪費民衆的精力，來實行全民作戰。山西對於防空問題，雖早有許多準備，但是就太原來說，負責者只是拚命的向民衆灌輸飛機恐怖的心理，舉行防空演習，以及白天停止日常工作和婦孺遷出城外等，這樣子就算大功告成了。結果呢，民衆們還是散漫，無組織，自顧自，非但沒有參加抗戰工作，而且反到把日常工作犧牲了。舉一個例子來說，「太原的一日」這天早晨，大約在九點鐘時候，工廠的汽笛冗長的叫起來了，這是空襲警報，所有街上的行人都慌張了，良久才寂靜下來，飛機隨後果然來了三架，高射砲響了若干聲，但是兩個炸彈還是落在×××附近了。警報解除之後，市面恢復了，街頭巷尾，一切人的談話無不以飛機為題材，有人說打下一架來，落在四十里外的一個村莊了。總之，其說不一，甚麼都有，整個的這一整天，也許明天還會接着，人們都「集中精力」的議論着這件事。

物價騰貴，為太原特徵之一，尤其是洋貨，自戰爭暴發後猛漲不已，這大概也是全國的普遍情形，不過在山西，因為鈔票問題，對於物價的影響更大，往往晉鈔的折價，只合法

幣之九扣至九四扣，晉鈔究竟發行了多少呢？這還沒有人能夠給一個確實的答覆。

三 夜生活

太原市上很少看到青年學生，原因之一是各學校都因防空而停課，再一個原因是犧牲救國大同盟的組織把大部分有爲的青年，連工人在內，都吸收進去了，他們集中在營房裏，過着軍隊樣的生活，與一般軍隊不同的，只是他們中間有女性參加，這些女青年們和男性穿一樣的制服，在一個隊伍裏出操，如果不聽她們說話，實在沒有法子辨認出誰是從軍的木蘭了。

山西有三個主要的民衆團體，即犧牲救國大同盟——簡稱「犧盟」，國民兵軍官教導團與工人委員會，三個團體都直接統治於地方最高長官之下，此外另有一個主張公道團。

因爲白天的「防空」，所以太原之夜就特別的繁榮起來，這裏的情形也許恰與南京相反。在街頭上，你可以看見一小隊一小隊的「犧牲」盟員，有的掣着大旗，有的搖着

小旗，分佈在各個的角落裏，向着市民演講，唱救亡歌曲，喊口號，青年盟員們那種慷慨激昂的情緒實在令人感動得下淚。

從一九三六年春季，「共產黨之戰」以後，有人說閻百川先生的思想爲什麼轉變得這樣快？這真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就是閻先生轉變了嗎？

「犧牲」盟員的日常生活，自然比不上軍隊的嚴格和緊張，但是青年們對抗日救國的這種奔放的熱情，的確可以全部發洩在「犧牲」中了，這樣一來，他們也就沒有閒暇顧及其他更複雜的問題，因而就老實了，不再作其他的行動了！他們目前主要的工作，是防漢奸運動，據說這工作已經深入全晉，然而許多盟員在他們實際工作之後，都痛哭起來，事實上，環境所允許他們的，只是叫你在一個小小的圈子裏叫啊喊啊的鬧，把你的時間完全佔據在操練，演講，開會，以及喊着極高的口號上，而假設你要作出乎範圍的工作呢，自然另有別的勢力來牽你的後腿了。民衆運動是貴乎應該爲民衆自己的自發的運動。而開明的統治者應該與以充分的自由，並加以誠懇的培植，設若這個運動不幸而

爲統治者以領導爲名，行包辦之實，則危險殊大也！而一般血性方剛的青年，在你運用了你的寶貴的「赤胆忠心」之時，同時也應該對客觀有一個理智的認識，這並不是說些使人寒心的話，而是說我們在抗日救國的戰線上，應該走一個更正確的途徑。

太原，不是如一般的「太原印象記」中之那樣的光輝燦爛。

四 出雁門關

同蒲路北段客車還是只通到原平縣，出雁門關還是以坐汽車爲惟一的好辦法，太原到大同的公路，百分之七十都是沿着鐵路線修的，因之坐着汽車也可以視察同蒲路北段修建的情形。

雁門關的險阻，使同蒲路難以穿過，所以現在同蒲路的路線，從原平起就與汽車路分歧，繞道西面的楊方口以通過這雁門關山脉，直到雁門關外的岱岳鎮，又復與汽車路會合起來。汽車路的全程爲六百二十華里，我們早四點鐘從太原動身，到雁門堡打尖，人也吃飽了，車也加足了油，然後就開始爬上雁門關這偉大的前程。所認爲遺憾的是汽車

路迂迴着從雁門關的西側繞過，相隔尚有八里之遙，而不能領略到雁門關的勝景了。

雁門關以外，算作是晉北地帶，實際上若以自然地理來劃分山西的省境，那麼她的北邊當可以雁門關爲界，正如其東面之以娘子關爲屏障一樣。晉北與察南爲桑乾河流域，當屬同一地帶，軍事地理往往和自然地理有很大的關係，目前的抗日戰爭，我們的第一線已從張家口退下來，即戰場已由察北移入察南，察南與晉北原無地理上的分界，因之這一個戰場的深入，於我們戰略上的問題實在相當的嚴重，如果我們不能用「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的新長城」我們就實難確保晉北，晉北要發生問題，綏遠防線也就孤立起來了。如果沒有決心向敵人反攻過去，以致使晉北淪爲察北第二，雁門關變成張家口的替身，……這雖然只是一樁「胡思亂想」的事，但是許多事實綜合起來，使我們又不得這麼想：這個時期實在是嚴重得很了，西戰場的風雲，暴露了我們政治機構上的許多問題，這是大時代的到臨，每一個民衆當認清了自己的任務，自己的力量，要自己起來救自己。在長遠的抗日戰事中，所能把握着最後勝利的，還得依靠民衆自己的力量。（九

四線的血戰

（大同於記補日四月）

— 小方 —

察南退出記

一 星夜離懷來

懷來城內飛機洞裏面所收的電話電報，一件比一件的不吉利，南面橫嶺城報告，日本騎兵進入鎮邊城，北面張家口情況，亦呈惡劣，劉汝明沒有決心抗戰，而新由西調動上去的李服膺部，亦未曾力戰，自由退兵，張家口之西孔家莊站有被敵軍突破消息。

「請你們走罷！不要都死在這裏！」

湯恩伯先生瘦黑的面容上，此時下了最後的安排了。在旁邊的客串參謀長朱懷冰先生，從容不迫的用電話安置好了他所部××師的布置，放下電話，摩摩口唇，望着我們幾個非武裝的記者出神。

「這回如果丟了南口，對於這一批陣亡將士，要想在南口山上立紀念碑，也只能希

望在再度克復南口之後了！他有幾分感慨。

「不過，南口雖然萬一失敗，我們南口作戰將士，已盡了他們的職守，而且我們成萬的壯烈傷亡，已告訴了日本軍人，征服中國之迷夢絕對無法實現，而另一方面表現中華民族精神的復蘇！」嚴肅空氣中我覺得說這個話的朋友一點也沒錯。

八月二十三日的黃昏，在南口張家口兩頭不通的情況下，我們離開懷來，但是我們又往那裏走呢？我們知道的兩條路：一是走察西南向南入河北奔保定，一是由察西南向西出山西。兩條路都得翻山越嶺，也許能有一段汽車可坐，坐大車或徒步，恐怕就在意料之中了。

我們日夜到懷來，同樣也是月夜和懷來告別。日本飛機奪去了我們在太陽光下乘車的權利。

懷來車站擠着好幾列空車，是傅主席放來打算抽運南口方面之兵，以救張垣之崩潰的，然而南方陣地一個兵也抽撤不了，下來的，盡是傷兵，輕傷重傷擠滿了車站，這些空

車於是改爲傷兵列車。爬的爬，抬的抬，上車後坐的，臥的，站的，擠滿了長長的鐵板列車。他們在南口山上日夜不歇的和敵人鬥爭，餐風飲露，浴血裹傷，到了身體受到不能繼續戰鬥的損害後，不得不退下陣來，然而我們救護組織太差，他們在傷痛之外，還要忍受無人照料的痛苦，毫無設備的鐵板做車，又把他們如煤塊木料式的無保護的裝上，我們國家對於如此有功的將士，加以如此之待遇，實應負重大之疚歎。

明知張家口之路不通，這列傷兵專車也不能不走，因日本騎兵已逼近懷來，無論如何不能在懷來停留，張家口雖然過不去，而張家口和懷來之間，還有一段由我們軍隊控制的距離，走一段比不走總要好一點。這樣的內容，傷兵那裏知道呢！他們對於行將開出的列車發生快感，以爲自此他們可以達到大同後方醫院，飲食醫藥都有人負責任，實際上他們今後的遭遇，更成問題了。

傷兵列車的最後一節的最後鐵欄邊，在諸色人等擠湊之中，立着三位滿懷感觸的青年，秋江是同事，梅生是作軍事聯絡工作的人，大家沒有多說話的興趣，各人都有各自

的感想。當晚月亮特別的憂傷，她對於這樣淒涼的戰局，已無心盛裝出來招展，而她對於這一大羣痛苦的衛國英雄，又不忍不給他們稀微的光明。

兩條發光的鐵軌從我們脚下伸長，夜影和樹蔭很快的模糊了鐵軌的去向，不過我們意思想上知道，這是通於青龍橋居庸關正面的路軌，若干英勇的戰士是從這裏運上去，而若干未死了的英雄也從這條路搬回來。

車開動了，地下覺民兄沉重的向我們揮手，他是知道這列車前途的命運的，他也知道日本騎兵已經快包圍過來，以後源源而來的傷兵，恐怕已不能再有機會在懷來車站等車了。也許今晚，也許明天，他也不能再在懷來工作了。

我們背着火車前進的方向，手扶着鐵棍欄杆，看着地上追步揮手的友人，看着寂寥淒楚的懷來車站，抬頭是黑黢黢的居庸古嶺，今晚山上還有幾萬已死和未死的戰士，明朝，即將拂曉的明朝，也許要成爲更壯烈犧牲之場。從不同角度看去的懷來城，在明白了急轉直下的軍情心理之後，倍覺得可戀了，我們美麗的河山，我們古老的長城，我們富有

藝術味的塞堡，我們民族工程大師詹天佑所建築的青龍橋邊的銅像，塞外可以種水稻的懷來盆地，盆地上那些忠純良善的國民，懷來城裏和南山頭上這樣多的英勇戰士和誠篤的友好，在這風月皆沉的夜裏都要和我們不平常的告別了！

捨不得察哈爾的風土人物，誰也不肯早進無燈火的車廂裏休息，所過車站都已被日本飛機炸成萬般淒涼，脚夫小販固然沒有，站上人員也看不到幾位，這裏一個洞，那裏一場了房。沙城車站平時有許多小販來賣青梅煮酒，當晚只看見上來三個軍人，看形勢是防守察東的×××部，要附傷兵車去張家口公幹，但是不到一會，車站裏急步出來一個軍人，向車上叫人，於是剛上車的三位立刻下去，他們在站台上接耳細語，似乎談些嚴重問題，我們但聽到隱約不清的「張家口情形……」幾字，於是他們的行李，又拿下車了。車到下花園車站，鷄鳴山煤礦的雄偉姿態，在夜間倍顯蒼茫，和鷄鳴山連接的龍關鐵礦，是日本軍閥在東北四省之外垂涎最利害的地方，而今一件件都很快要入敵人的虎口了。

二 桑乾河上的蒼涼

下花園車站的岔道曾被日機重重的轟炸，他打算阻止我們十三軍之增防南口，然而我們鐵路工人非常勇敢而迅速的即刻修復軌道，我們列車經過時，遠看出新平路基和新放枕木的痕跡。

這近五六百人的受傷官兵，如果鐵路不通，改由旱道運送，所需民夫太多了，所以有人主張開到張家口去試試，如果萬一戰況好轉，鐵路打通，則那幾百受傷戰士，可以在幾小時內達到大同後方。否則西望恆山，對於受傷者而言，路線太長，環境太苦了。我們是健壯的青年，我們是輕裝，我們可以忍受跋涉的艱難，我們不再陪你們作無甚希望的嘗試，而決定向涿鹿方面進發，遵循蔚縣一路以入山西。

張雪中先生深夜引導我們過西洋河，那時察哈爾省修築的洋灰柱木面大橋，正完成了一大半，工友們漏夜加工，希望早日完成，對於我們軍事上供給相當的便利，然而大勢已去，王友們一片熱心，皆被誤國的先生們白送了！

夜間我們穿過曲折的山徑，盤旋在過煤高線鐵道下，寄宿在西洋河南岸山棚中的寶興煤礦公司裏，公司房屋及內部陳設比較近代化，而且有自備電燈廠，令人想起平津之故物。爲等待張垣消息之是否好轉，午夜早已消逝，我們仍圍坐輕談，最後報告是傷兵列車已經開回下花園來了！二十四日清晨，登山遠望，察南山川形勢，歷歷如在目前，中華民國國旗之再見於斯土，有待於未死同胞血肉之交流了！

察南鄉村，本爲文化經濟皆甚落後之區，而統治者更施行高度的愚民政策，其程度恐超乎一般統治者之上。自涿鹿以後，我們所見鄉村牆頭標語，只有「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最爲普遍，間有「努力自強」「勤儉持身」等標語。現在因爲時局不好，紳士們和地方政治人員已將這些無法再溫和的標語用墨水塗去了。大概自此以後，中國人連「孝弟忠信」也不大敢隨便講了，冀察政治機構下的人民，平日不能聽一點救國的言論，更不能受一點救國技能訓練，雖普天之下，皆爲熱心之同胞，而統治者對於民衆愛國心和力的斲喪，使之除了消極圖自己苟存外，不能有所行動，冀察之亡，國人應知原因之所

在。

涿鹿城南的桑乾河發水，汽車過不了河。我們奇怪在河邊的××軍隊，完全如平日的在河邊下操，近千的官兵全體白汗衣活動在沙灘之上，這時天空裏正發現日本飛機，他們一點也不驚慌，一點也不隱避，我奇怪日本飛機爲什麼對涿鹿地方這樣客氣，對於這樣顯著的目標竟輕輕放過，更奇怪這成千的官兵有什麼憑藉，担保日本炸彈之不會光臨，而泰然若無所覩。

水漲過不了桑乾河，已經一肚子的牢騷，河灘中軍隊的表現，更增加我們滿肚子的疑惑。涿鹿城離下花園三十里，到懷來亦不過七八十里，日本飛機每天不知道要在涿鹿上空過多少次，居民情緒雖然緊張，而始終未嘗過炸彈滋味，涿鹿居民不能不感謝如此政府了。當我們轉回縣城另尋大車的時候，這些軍隊突已奉令動員，加入張家口方面作戰，大概視爲寶庫的張家口快要被日人搶去，因而不得不用基本隊伍來拚命了。這些軍隊作戰，一切軍需責諸後方民衆供給，自身平日毫無戰爭準備，甚至於張家口方面電

令派鹿等縣大量供給大餅饅頭，軍隊自身除了槍和大刀外，什麼也沒有。他們要這樣要那樣，立刻交不出就打，結果地方機關負負人全跑光了。自劉汝明的基本隊伍出動後，一向和平的涿鹿，在第二日以後就被日機大轟而特轟了。

坐轎車，上長途；雖然是討厭的事情，但是在如此情形下，我們還不能不感謝××先生和他的部下替我們尋找車輛的苦心，因為八月二十四號的涿鹿，已經不是平常社會狀態之下了。

桑乾河因為屬於山洪地帶，水勢漲落相差太遠，架橋不易，有時竟可徒涉，故又不用固定的渡船，在普通水勢情形下，有幾十個男子赤裸着下體，專門背負人物過渡，旅客中無論男女老幼，皆由此等男子負渡，不以爲怪。

這天柴溝堡方面大致戰事激烈，路上遇到由北平向那面飛的幾隊重轟炸機，二個發動機的轟炸機隊，姿勢確乎有幾分震動力，我們在路上於是盡躲了飛機。

躲飛機，是一種藝術。在相當可靠的飛機洞內，和在毫無設備的半途上，情緒完全不

一樣。當我們分散的臥在道邊青紗帳內的時候，對於在上面飛行的東西因爲一點可以對抗的工具也沒有，只希望不要爲牠所發現，或者希望牠不要把我們做轟炸和掃射的目標。

空中不斷的威脅，就誤了我們不少的行程，本打算趕路走九十里，宿桃花堡，而走了五十里僅到岔道地方，天色已經黃昏，道路已入山谷之沙河床內，人煙稀少，山勢荒涼，而同時如土匪探報之惡漢，已發現隨於我們的週圍，我們只好在岔道住宿，不敢再實行孤身前進的計劃。

國民知識雖有高低之差，而是非之觀念，却常如良知而不泯。途中遇到若干鄉農，他們問他們：「日本飛機來中國轟炸對不對？」他們乾脆的說：「不對！」「不對怎樣辦？」「打牠！」國民觀念，進步到如此水準，已算盡了國民的能事，但是如何對付日本飛機，乃至在一般國民的條件下，應有如何對付日本飛機的方法，這是政府的責任，他們空有是非之念，而無實現其觀念的方法，愚民的政治責任其罪了。

三 生死線上

岔道離懷來僅有四十里，民間對於戰況雖不明瞭，而從砲聲的遠近與軍隊移動情形看，亦能讓他們看出戰局的漸趨緊張。二十五日一早上路，遇到的民衆，面色有幾分倉皇，中午左右，前面一再傳來消息，謂有好些村鎮，都被日本飛機炸了。

四十里沙河道，進入蔚縣盆地，儼然小城的桃花堡，等我們到時已經沒有了什麼人，好像這座大鎮落了瘋症，把一切都死光了。但是堡門的外面，還有預備接替抬傷兵的民夫，儘管堡裏的街上被日本機關槍一排排的打成密集的槍眼，民房好些炸成僅有外牆的朝天地洞，傷兵和居民無辜的死了不少，他們爲了完成他們轉運傷兵的使命，一個不肯落後，切候着傷兵的運來。

似乎八月二十五這天日軍對劉汝明當局的和平不再想維持，也許在利害上日軍已有了絕對的優勢，無再愚弄××當局的必要，我們在桃花堡看到近十架兩個發動機的單翼轟炸機飛向×軍後方根據地的蔚縣，那裏和桃花堡相去九十里之遠，我們也

要清楚的聽到轟炸的沉重響聲，並且感覺到地面有相當有力的震動。我不知道素爲全國民衆所敬仰的二十九軍下級官長和士兵，遭了多少冤枉！

不便在無人的桃花堡停留，趕到離堡西五里的小村午尖，小米飯吃了一頓，飛機已過了好幾趟，而村莊裏有八輛醫院的大車，容易招徠空中的暴客，我們趕緊離開村莊，剛走了約莫一里光景，東北上三架飛機又發現了。一架前行的重轟炸機，後面跟隨着兩架雙翼輕轟炸機，我們照例下車躲入高粱地內，以爲等牠們直飛過去，再行出來。誰知飛機到了上空，牠們竟打起旋來！糟糕！不好！這個村莊成了牠們的目標，我們道旁的兩輛轎車，必將連累我們，然而我們又不敢活動，只聽飛機異常低空的在上面打圈，一會敵機上的機關槍響了，接着是聯珠砲式的，連投了二三十個炸彈！把地面震動得非常利害。機關槍聲音在頭上響得很密，不知打到什麼目標。自己活動一下肢體，又覺不出有傷來。問問附近的同伴，都說沒有受傷。側着頭偷看天空的飛機，當機身側斜時候，上面的人也看得清清楚楚。秋江早預備好一身草綠色的衣服，牠是有重大的保護功效，我藏在一件藏青

色的雨衣裏，始終沒有動，希望不要引起敵機的注意。我那時希望如果被敵機打中，我希望炸彈能完全把我炸死，不要被機關槍打傷，因為人生最後不過一死，但如果在如此地方受傷，欲生不得，欲死不得，那就受苦不小了。

敵機盤旋了三十分鐘左右，才離開這小小的村莊，改而轟炸桃花堡，我們抬頭來出了一口氣，同伴三人都沒有受傷，剛才我們午尖的村莊，恐有些不堪設想了。

剛才我們之得免於轟炸，一輛有鮮明目標的轎車之逃開我們隱蔽地，有重大關係。這裏我們要謝謝。但是車是如何跑的，却有問題。車夫也不見了，說不定是車夫乘此時間，拐逃我們車上的行李。舉目四看，絲毫看不見車馬的蹤影。我們假定他是逃走了，但是他不能一直往西，因為他的家在東面，他必定是繞道往東返，於是我和秋江決定分路去找車，他順汽車大道追趕，我從小路去攔截。我急步走了三四里，汽車道的去向已看不見，而自己却投入一座樹林陰鬱的村莊來。我想在村莊裏打聽一些逃車的消息，但在離村不遠地方，看到村裏壯丁都往外跑，我有幾分奇怪，問一個老漢，說是村裏有傷兵抓人，我想

如果是好的傷兵，我還可以勸勸他們。後來看看村莊外的漢子，面色不類忠善之輩，我不敢隻身入內，趕緊轉變走向南面汽車路方向。積集在村外獨立家屋牆邊的幾個漢子，却一齊圍攏過來。他們之中有兩柄雙面開口的長劍，一個拿劍的人牢牢的握着柄，把牠和我身體平行的貼近的仰面拿着。他不斷的斜着眼睛瞟我的上上下下，另外一個拿劍人還停在十步的遠方。我看情形不好，趕緊先發制人的設法轉動他們的意識。我乘他們對於日機還有恐懼心情的時候，告訴他們日本飛機來了以後，他們應當好好隱蔽，不要出來亂跑，繼而口講指畫的講剛才日機在那面村莊轟炸的情形，多少加一些慘痛的現象。他們的注意力漸漸爲我所牽動，於是他們有人問我是幹什麼的，我說是宣傳防空的，毫無思索的又告訴他們簡單的防空常識，公然說得他們半信半疑。那位拿劍的仍然緊貼我站着，一點不肯放鬆。我把話說得差不多了，乃改口問他們是否看見一輛白馬轎車由此村過去。拿劍的毫不思索的用傲慢的顏色答覆我：「已經過去了！」然而我看看路上並無車跡。他的眼神比從前還要兇惡，我料定他們是垂涎我似乎富有的財物，而且

看拿劍者的神氣，要輕易放我過去可能性很少。於是轉過念頭，想和他決鬥，并且拿劍的方法，不大高明，和我身體太過逼近。不好運用。但是，我一轉身，問題就難說了。乃乘他不便，我很快的握到他的劍柄，用力一拐，奪將過來。然後，故意問他說：「這是幹什麼的？」他們突然意外的喪失了武器，都驚異的倒退了幾步。然後我正色的警告他們：「這樣胡幹是不行的！」他們顏色慘淡的申辯沒有什麼，而目光却注意於劍的奪回。我插劍在地，正顏厲色的威脅他們一番，要他們派人隨我到汽車路上取劍。他們沒有人敢去，而另一拿劍的村夫却已揮劍而前，似欲實行武力奪劍，我顧慮人單勢孤，終爲所乘，乃想出一個折衷辦法，先令他們全體進入村莊，然後我插劍在地，等我走後，始許他們出來取劍。原來失劍那位兇漢，堅決不肯接受，旁人再三勸他，他總想走到半路又偷跑回來。我一直確實的看到他們完全入了村莊，一點回顧的影子已經不能再見，我才暗計汽車路所在的另一村莊的方向，那裏一定有我的同伴在等我。最初我保持取劍的較近距離，緩步離村，到超過優勢距離後，我立刻改用急步，奔向另一個村莊。頻頻回顧，未見有人追趕。數十分鐘後，

我才看見兩位同伴和所餘的一輛轎車！

四 黑夜荒村

趕上了大路，局面仍然悽愴，他們從老百姓那裏所得消息，白馬轎車係被兩位軍人趕着狂奔，後面那位車夫拚命的徒步追趕，秋江和梅生已派另一車夫再行趕去，所以只剩了這一輛車子，他們兩位無精打采的趕着，看神色對於前途已經茫然。他們讓我在車上休息了一會，然後慢慢的向我的同伴講述剛才的經過，大家皆如墜入惡夢一般。

慘淡的容顏，愴涼的對話，和遲重的進行中，忽然看到白馬轎車回來了。兩個車夫都跑壞了腿，白馬跑得全身大汗，急促的喘息，連頭都抬不起來！原來兩個被飛機駭慌了的軍人，半路上遇到這輛驚逃的空車，於是順便快馬加鞭，大跑而特跑了。這時馬和人都失了自持力量，無限制的狂奔，幸而那一段公路相當平坦，他們沒有把車子弄翻，而在青紗帳裏躲飛機的馬車夫，回頭一看他的生命線的車和馬都不見了，他於是不顧飛機不飛機，沒命的狂追了，所以等我們從青紗帳裏出來之後，我們交通工具的二分之一整個的

不見了。後來白馬跑不動了，路也不甚順暢，然後才被白馬車夫趕上。然而那兩位軍人早已踊之乎也。

可憐相對倍悽愴！五個人兩匹馬重行集聚在一起，只有喘氣，垂頭和沉默，陰鬱的天空，蒼白的人面……長城之外，三個狼狽客皆沉浸在如夢的回想之中。

新開的公路，是利用南山的緩斜面，避開了大車道，同時也避開了村莊，公路的兩旁，只有高粱小米等正要成熟的作物，牠們似乎保持平靜，然而牠們似又爲很對我們同情。沿路上有牠們陪伴，減少了寂寞，而且因爲牠們的存在，臨時對空襲隱蔽，有不少的方便，可以減少我們白晝通行的困難和恐慌。

天漸漸黑了。我們誰也沒有吃過東西，我們的意思希望當夜趕過蔚縣，接近山西，可以免去日軍的包圍，然而車夫早已困乏不支，無論如何希望休息一夜再說，我們已經知道白晝飛機的麻煩，和萬一日軍乘勝突進，自宣化陽原而蔚縣，僅有一日之行程，如果我們不能在最短期內突過這條可能包圍線，我們可以爲日軍所截擊，而陷入更困難之境。

况。這時我們離蔚縣還有七十里左右，當然強行一夜，無論如何可以通過，我們應允車夫在前面道旁村莊喂馬，同時人也可以睡一會，然後加一個勁，無論如何要在次日的清晨趕過這危險境界。

車夫的想法，整個和我們不同，越往西走，離開他們鄉土越遠，前途的危險愈大，他們返家的可能愈少，因而他們家中計日爲生之家屬，更添其生活上的憂慮。因此路旁只要有樹林，他們就把車往裏趕，問他幹什麼，他說有村子，我們也只好勉強如命，讓他早早休息，人馬亦是辦法。那知他所謂村子，只是希望，不是事實，走進了這一座樹林，仍然沒有村舍，我們怪他。他又走到前面幾步看看，再說前面樹林就是村莊所在，因而我們又走，結果仍然失望。路漸漸不好走，方向又弄了一個回頭，我們有幾分急了。但是狹路行車，兼在黑夜，欲有所更張而莫可如何。東摸西摸才發現高大的家屋牆壁，知道已糊亂接近了村莊，但是沒有燈火，街門盡閉，無人可供詢問者。無法只好穿村而過，至盡頭處，見有如豆燈光，且見其側有閃爍鐘火，心疑其爲鐵匠之家，急步趨之，過小溪後，乃一口外製煎餅之小店，

即以小米粉煎成薄餅，以供旅客之需者，老漢一人，正煎製甚忙。我們心中憂慮，減去一半，後又發現附近有懸煤油燈之人家，其外觀隱約比此煎餅店爲大。乃驅車而往，至則仍爲一煎餅店，且有水井可以飲馬，主人爲一中年男子，甚熱情，並引導我們至村公所購草料，村公所中亦有傷兵大車數輛，皆決於當夜繼續西進者。

主人告訴我們許多消息，其中有若干消息，異常可哀。這裏爲白樂村，既無軍隊，又無任何軍事設備，而日機於日間亦在此村投數十彈，村中比較完整之房屋，爲一鄉村小學，日機不惜以數彈相加。且大放機關槍，打死牲畜甚多，故村民對於日機異常憤怒。

人到無可如何的時候，總得想出辦法來克服當前的困難，實際的辦法縱然沒有，在心理上總得想條出路，那怕是幻想，也常常作爲有力的工具來待遇，日本飛機把我們和善的村民炸出了火，他們除了逃跑之外，再加以咀咒，咀咒不夠，內心裏盼望中國飛機來把他們打跑，因爲大家切盼中國飛機，慢慢的形成了一種幻定的意識，當晚好幾個中年村民告訴我們，中國飛機已經飛到張家口和日本打起來了，並且說打得很順利。問他們

的根據，他們却很肯定的說：「離此地五十里遠的地方，已經有人拾得中國飛機所投下的傳單，說是日本飛機可惡，我們已經來掃滅他們，望民衆勿相驚惶。」當然在這樣一個陰沉的夜晚，村民心中此時只有對敵機的仇恨，而沒有即時的對敵機的恐懼。說到中國飛機，說到中國飛機所散的傳單，神氣很有把握，很可靠似的，似乎天明了以後，就不會再有日本飛機的光臨。

中國飛機來沒有來，我們是知道的，我們不能不信賴幻想，輕輕的放過可寶的安全的夜晚光陰。疲人倦馬夜長征，雖然說是不得已，我們看到在車旁一睡如死的車夫和骨立如柴的老馬，心中確乎有些不忍。

爲了加強行車的力量，我們到村公所商量加雇馬匹，公所大院內有好幾輛傷兵們自己弄來的大車，在那裏休息打尖，看神氣也是當晚要走，公所裏一個警察指揮着十幾個壯丁各方面應付着我，要找幾根繩子來收拾車輛，他們因爲在深夜想不出辦法，同時又爲了我的事情着急，竟至於把水井裏抽水的長繩也送了我。把自己最不可少的東西

送給旁人，是難得的盛情。

午夜已經過去，大自然一點一點的接近光明，然而在無防空的國度裏，尤其在敗退的情形下，自然界光明的接近，就是交通上危險程度的增加，我們事實上當然已經疲乏，然而精神上，仍然不自主的振作起來，草草休息一下，就請一老者嚮導帶路登程，轉灣抹角，走上汽車大路，老農和我們默默無言的對立一會，然後說聲：「請你們好好的走罷！」

謝謝他的厚意，我們西行後，他還立着看看我們已動的大車，也許他知道我們的前途波折尙多。在他明白了我們退兵趨勢之後，更因我們之離去，而增加了他的徬徨了。

五 死命奔蔚縣

到蔚縣還有六十里，我們希望天未亮前趕過蔚縣城。然而這樣的車怎樣能圓滿完成這任務呢？我於是發明了一個辦法，自己下車來走路，叫車夫上車睡覺，我替他趕車，給他休息一小時半後，再喚他下來。秋江也採取同一辦法，讓他們有相當恢復疲勞的機會。已經萬分困憊的車夫，上車立刻睡得如同無知的尸體。塞上微風接着細雨，無聲無臭

的，打在我們的臉上，地下已經潤濕。兩輛車緊緊相隨，兩匹馬莫可奈何的把頭一點一點，秋江在前面陪着白馬，我陪着黃馬，各人都想各人的心事，然而誰也沒有多少話可以表達。

人走起來打盹，馬也有幾分迷糊，牠們已不能好好的照着車轍走，不是歪東，就是灣西，如果任牠們糊糊塗塗的走去，車子非弄翻了不可。因此要隨時注視車輛之是否合軌，成爲一種刺激神經的重大力量。

車夫休息了一小時半，我們再叫他們下車，空着車子走，讓我們相依爲命的苦命馬只拖着空車走，權且作爲休息。夜間偶爾給我們看得見的同伴，是抬運傷兵的民夫羣。他們奇怪的對於抬傷兵的差事，非常積極，大半六個人換替抬着一個不能行走的傷兵。他們在行動中和休息中都保持靜寂，因爲誰也緊切的爲天明以後的環境懸念着，而且明天的明天，究竟怎樣，誰也不能把握。

我們回到車上休息一會，車夫忽然驚呼：「來了！」我們趕緊下車，回頭一看，後面有

三四對電炬如風而來！是裝甲汽車？還是普通汽車？並且是我們的？還是敵人的？這些問題急切無法解答。但是我當時立刻想起了二十二年熱河抗日的經驗，熱東前線剛剛敗退，幾萬黑龍江軍隊，立即望聲而逃，放開大路讓日本裝甲汽車毫無阻擋的長驅直入，直下承德，害得在東方的我翻山越嶺，經熱河西北，徒步一月有餘，始入察哈爾以返北平！這回又發現後面追來的汽車！如果又是日本追擊的裝甲車，那可有幾分糟了。我們只好急忙躲在路旁的青紗帳裏，車夫也駭得把車子一齊趕入高粱地。我想如果真是日本追兵，發現我們這輛轎車，一定先送一排機關槍縱然打不着我，我們也不能再走西去山西的大路，我們不能再想回到大同，我們只好南越南口山脈，徒步向河北省平漢線方面再找出路。但是以我們這樣幾個人，硬要逼着翻山，很難說有多少把握。王八旦！可惡的敵人！

嗚嗚聲中，幾輛汽車過去了。梅生聽到車上有說中國話的聲音，大致有是中國汽車的可能。然而這條路上，走過汽車的次數太少了，我們誠心誠意的盼望，這一回一定要是中國汽車！

汽車既有是中國汽車的可能，而敵方汽車的徵候，又還沒有發現，我們只好繼續前進，不過加速了進度。真對不起這兩匹已經萬分辛勞的老馬，爲了我們突過明天的危難，我們不能相顧了。

路上漸漸遇到許多逃難的婦女，問她們逃什麼，只說：「日本飛機！」車夫實在不能支持，東方已漸發白，極目西望，蔚縣城仍無蹤影，車夫哀求說：「歇歇再走罷！」我沒有答覆他，却故意興奮的翹首看着前面，然後高興的指着前方叫：「看見城樓了！」他們也跟着看了，却說看不見什麼徵候。我指着西方樹林的遠處，異常肯定的告訴他們：「你們的眼怎樣這麼壞！那黑聳聳的一團，不是城樓麼！」我知道，我所說的方向是不會有錯的！路已會合宣化蔚縣公路，路旁有表示距離的木樁，秋江一根一根的去看，看到底離蔚縣還有多遠。誰知看來看去，他總對我搖頭。

已經晨間七時光景，遠處看到多數逃難的民衆，推自行車的，抱小孩的，背負行李的，從服飾上已經看得出是城裏居住的民衆，從他們倉惶的表情上，知道他們心中已經知

道飛機光臨的時間快到了。然而他們這樣多的逃命者，是否是表示蔚縣城地面上有什麼變化，這是值得首先解決的問題，我們趕緊向他們打聽，蔚縣城裏究竟是什麼人的軍隊。幸而答案上沒有「日本人」三字，於是我們放心了。

左趕右趕趕到蔚縣城東關外，難民如潮的從城門洞裏流出來，商店門窗東一塊西一塊，整個社會經濟機構已經停頓。我正在苦惱今後如何走法，因為我們的車馬都不行了，另雇車馬，如何可以雇得出來，而且看那種紛亂的現象，甚至於連我們暫時駐足的機會都沒有可能。

碰巧這時來了一部載重汽車，車上滿坐着人，並且偽裝了滿車的樹枝，看形勢是往後方撤退的車輛，車上押車的張警官認得梅生，問明了我們的目的都是去山西的廣靈，於是他們迅速招呼我們上車。我們厚厚的遣回了救我們出危難的兩輛馬車。雖然他回去的前途，不會有什麼希望，而且我們主觀方面言之，總算稍為盡了我們的心。

聽說察軍不肯讓汽車進城，我們又不願意和他們辦些無聊的交涉，徒誤時間，乃繞

道南門至西門，欲向廣靈方面開去，然後經渾源岱岳以赴大同。至西門時見尙有三數輛車，正待出發，多係後方文件等用品，於是我們結合西去，急遽離開蔚縣城池，進入鄉間濃蔭的柳樹下面，讓敵機不容易找着我們，然後再安詳的想各種辦法。

蔚廣公路是新修成的土路，又加在雨後，路面鬆軟，載重車行動困難，雖然兩縣之間，只有五十五里，如果道路始終是這樣，確乎還有不少的麻煩在後面。於是我們把過重則不是緊要的東西，無顧惜的拋棄了，但一切弄好，快要開車的時候，却少了一位傳令兵，東叫叫不應，西找找不到，原來他把車上拋掉的米作爲貨物向村民作交易去了。久於行伍的士兵，不大考慮全般戰局安危的問題，他們只求今天如何能弄到一點好吃的東西，或者有什麼便宜的方法，弄到幾個錢，這是換得好吃東西的手段。

爲了減小飛機偵襲的目標，幾輛車拉長距離走，似乎這一帶很少走過汽車，村民都聚集到所過村莊門口看熱鬧，離蔚縣三十里的地方，一條淺水的小溪，遲滯了我們的去路，本來有相當距離的車隊，這時又擠在一起，我非常憂慮這樣一大目標，暴露在無絲毫

掩蔽的河邊。果然，「日本飛機」的驚呼聲，出在一輛車的乘客中了！

大家才趕緊紛紛下車，而日本飛機一架已經到了頭上，我們發現太遲了，大家紛紛的臥倒，而地下是十分潮濕的水草地，無法，只好不管他有水無水了。自分這回算再搗霉頭。這樣鮮明的目標，準有一頓好炸彈和機關槍，打不着打得着，又憑機會來決定了。

奇怪！日機竟一直飛向西南而去！最奇怪的是，牠在離我們不到半里的隔河村莊上空，無原無故的投了兩個炸彈下來！是他們飛機師對於這樣目標沒有看見？還是他們有幾分厭戰，對於被差遣的任務，只是敷衍敷衍？

六 幻滅的回頭

過溪是暖泉鎮，我們在那裏休息，用電話打聽前方情形，不久從蔚縣來一個報告，說是前方我軍忽然大告勝利。據所得情形是這樣，南口方面××之援軍已經趕到，與原有防軍南北夾擊，大敗日軍，已前進數十里，將昌平縣收復。張家口方面，則我方部隊反攻，已將敵人打過漢諾壩之北，而且晉綏騎步兵，已由商都化德繞過張北之後，張北即可攻

下。這個消息的來源，是相當可靠的人物，所有人都非常高興，立刻都打消了入山西的意見。而我和秋江計劃，即刻分路去昌平張北，對於這次轟轟烈烈的反攻大勝利，來他一個迅速澈底而週全的報導。讓我們大公報在這次大勝利中獨創詳速報導的記錄。

回去簡直是特別快！到了蔚縣，路上還非常泥濘，據城裏人說，日本飛機當天來過蔚縣，可是沒有投擲炸彈，似乎也洩了氣的樣子。大家對於前方的消息，說來也大體不錯。於是我們決定二十六日當晚乘車轉涿鹿再由涿鹿去下花園，秋江由此北去張家口，我由此東南出南口！

勝利的希望燃燒着心頭，眼前許多物質困難，根本不值我們放在心上，回去吧！我們在黃昏之前，又開向前方了。

車上我的希望來了！我們如果拿下了昌平，則平漢津浦兩路可以同時夾攻，說不定平津可以暫時收復，那時我們可以縱橫故都之郊，寫一篇洋洋灑灑痛快淋漓的「平津還我記」！

交通工具改變，我們退出來時一寸一寸的進展的道路，回去時是電掣風馳，差不多要高出十倍的速度。昨晚的心情是急迫，而今天的心情是奮張。入夜遇到好幾部裝傷兵的汽車，只有一部是鋼盔短槍的衛士，有人認得是湯恩伯的特務連，是不能和湯恩伯本人太過分離的弟兄，怎樣也會向後面來呢？於是有人解釋，這是因為十三軍傷兵太多，在後方沒有人管理，所以派他們到後方來維持秩序。近情的說法，於是安定了大家的人心。

黑暗中跑過了我們昨日受難那些地方，甚至於可以說，那些受難印象，已經被我們遺忘，假如我們上述的希望，成了事實，我們在光復後的平津拍出我們的新聞電報，寄出我們記述光復故土的文章，全國人隨着我們的電報和通信而歡欣鼓舞，我們個人會受的任何魔難，都無所用其回憶。

汽車夫因為幾日幾夜未曾休息，到了桃花堡不願走了。這座堡子不知道吃過多少炸彈，白晝裏看去，那裏都是槍孔彈痕，然而黑夜根本把敵人無恥的殘暴行爲所弄成的淒慘的現象，一筆勾銷，也未嘗不是暫時舒鬆神經的一個辦法。

在一間空無所有的小商店裏，土炕上連蓆子也沒有，滿屋是灰塵，沒有水喝，沒有東西吃。只好馬馬虎虎的睡去，午夜剛過，又趕緊起來，希望在天明之前，趕到涿鹿縣。

一覺睡糟了，因為不好的消息，在一睡之後來了。桃花堡有一位湯恩伯軍部的馬伕，他是二十六日日間剛由涿鹿退下來的。據他說來，日本人已經圍攻了懷來，涿鹿也炸得非常利害，湯軍長下落不明，他們軍部的馬匹，在退出涿鹿不遠地方，已遇到敵人開機關槍射擊，不過是日^本還是漢奸[？]尚不得而知。他整個不知道有什麼好轉的消息！

我想或者是如此：日軍廿三日從鎮邊城迂迴進察南的少數騎兵，有可能擾亂各方，縱然我們大告勝利，後方的擾亂，亦須得相當時間來肅清，所以馬伕的消息，縱然全確，也不一定是說明戰局的悲觀，因為高級軍事消息，他是容易知道的。於是決定繼續前進。

桃花堡到岔道間近三十里的山谷地，道路大半在亂沙河中，非常不容易行駛汽車，特別是在夜間，有時簡直看不清楚。東弄西弄，把一輛汽車陷在鬆泥裏。天上落着霏雨，東方漸漸發白，溪水和着鬆泥，使我們對於汽車的救護工作，亦感不易。

黎明中看到三五成羣傷兵，歪歪倒倒的徒步過去，能有馬車或者牛車代步的，簡直鳳毛麟角，他們問我們是否救護兵的汽車，意思是在他們萬分無辦法中，對於汽車之發現，到覺有一線光明。

汽車急切沒有自由的希望，我們趕緊另換一部汽車，不幸的是這部車又在離岔道二三里的地方，爲淤泥所困，前進不了，後退也難，滿地爛泥，簡直無從下脚。這是一座村莊的附近，人力只有那幾個，物力也只有鄉村原始那一點。時間已就誤到上午九時光景，幸而天上還是細雨霏霏，否則對於空襲簡直又不堪設想。

千難萬難之中，我們隊伍中的管理者張醫官，特先行徒步到岔道，向涿鹿縣打電話，問問情形。汽車勉強出了爛泥之後，徒步而來的傷兵格外多。這時發生一個奇怪的現象，是×××部的未受傷官兵，也有退下來的了！跟着過來十幾個手槍隊，擁着一位穿學生裝的長官，他沒有馬，沒有車，走得異常辛勞的樣子。旁邊隨從告訴我，這人是二十九軍的旅長，我趕緊去問他涿鹿情況，他嚴重的說：「不好！」喘了喘氣，接着說：「張家口南口都

退了察東××部也就快要退涿鹿！在無望的聲中他望了望我，繼續說：「你們打算到那裏去？」「涿鹿！」我們不願再談了。

飛車去找張醫官，走進岔道村裏，沒有一間民房沒有傷兵，雨下得大起來，飛機的恐懼可以沒有，傷兵們滿身血污，有的披着破毯子，紛紛在無人的民房尋找食物，不能動的被民夫抬到屋裏躲雨，民夫如果再跑掉，連水也沒有人管了。

村莊外面找到張醫官，他說涿鹿電話已沒有人接應，然而他的任務，又不能不到涿鹿去。我們呢？暖泉鎮所得消息，整個的不真實，而且懷來離岔道四十里，懷來在二十四日已被日本圍攻，我們今天已經是兩天以後的二十七日，日本行動方向，我們無從知道，說不定日軍已有一部份在我們的近邊。因為西攻蔚縣，是日本重要的作戰方案。

最後努力失敗，偉大壯麗的新聞希望就成了幻想，我們沒有再行前進的理由。北望張家口，南想居庸關，不由得心中說一聲：「我們的雄關古寨啊！再會了！」（廿六年九月

卅日上海）

——長江——

編後

在這一次的西戰場上，大公報是盡了敏捷的報導的責任；他們派遣了很多位英勇的記者——長江，秋江，小方，幼謙諸先生，隨着大軍，出入火線之中，運用他們富有文學修養的藝腕，寫成了可歌可泣的通訊，不斷地在上海大公報上發表出來，使幾千里外的讀者，得如身入其境一般，明瞭西線戰局變化的一斑，衛國勇士抗戰的壯烈！這樣珍奇寶貴的活史料，我們是應該永遠地保存起來，給後之來者馨香拜讀。但是因交通的阻梗，日報的流傳很難普遍；尤其是內地偏僻鎮縣，更少有讀到的機會。日報是不好重版補印的，因此沒有讀過這幾篇通訊的民衆，還是不明白西線戰局的變化，到底是怎麼一會事，徒然發着悠長的感喟，說着不着痛癢的批評，這不僅是無濟于事，且有誣蔑前線浴血犧牲的英勇將士之嫌。本書的編印，就是想將這次西線戰局的變化的經過，鉄一般的事實，血肉所羅織的活的史料，公開地告訴給每一個中華民國的國民。——在這裏我們應該深

戰 血 的 線 四

深地感謝大公報的幾位英勇的戰地記者！

廿六年雙十節

華之國編於上海